

吴语婺州方言的词汇特点

秋谷裕幸

(日本・爱媛大学 kiyokoyaeko@gmail.com)

本文是《吴语婺州方言研究》(待刊,曹志耘、秋谷裕幸主编)的第三章第一节。根据金华、汤溪、浦江、东阳、磐安、永康、武义七个点以及方松熹《义乌方言研究》的词汇材料,通过与其他汉语方言之间的比较阐明吴语婺州方言的词汇特点。

本文中所引用的其他方言点、它们的归属和方言材料的出处如下:

地点	方言	区	片小片	方言材料的出处
丹阳市	吴语		太湖毗陵	《当代》 ¹
常熟市	吴语		太湖毗陵	郑伟(2013)
苏州市	吴语		太湖苏沪嘉	《方言词汇》
上海市	吴语		太湖苏沪嘉	许宝华、陶寰(1997)
上海市嘉定区	吴语		太湖苏沪嘉	汤珍珠、陈忠敏(1993)
崇明县	吴语		太湖苏沪嘉	张惠英(1998)
桐庐县	吴语		太湖临绍	桐庐县志编纂委员会等(1992)
诸暨市王家井	吴语		太湖临绍	《当代》
绍兴市	吴语		太湖临绍	《当代》
嵊州市(嵊县)太平	吴语		太湖临绍	《当代》
宁波市	吴语		太湖甬江	汤珍珠、陈忠敏、吴新贤(1997)
舟山市定海区	吴语		太湖甬江	方松熹(1993)
天台县	吴语		台州	戴昭铭(2006)
临海市	吴语		台州	黄晓东(2007)
台州市黄岩区	吴语		台州	《当代》
义乌市	吴语		婺州	方松熹(2000)
温州市	吴语		瓯江	《方言词汇》、郑张尚芳(2008)
苍南县龙港	吴语		瓯江	秋谷裕幸调查
云和县	吴语		处衢处州	《处衢》
遂昌县	吴语		处衢龙衢	《处衢》
松阳县	吴语		处衢龙衢	《处州》
庆元县	吴语		处衢龙衢	《处衢》
常山县	吴语		处衢龙衢	《处衢》
江山市	吴语		处衢龙衢	秋谷裕幸(2001)
玉山县	吴语		处衢龙衢	《处衢》
广丰县	吴语		处衢龙衢	秋谷裕幸(2001)

¹ 主要参考文献的简称如下(括弧内是全称):《语音》(《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词汇》(《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语法》(《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方言词汇》(《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处衢》(《吴语处衢方言研究》);《浙南闽东》(《浙南的闽东区方言》);《闽北》(《闽北区三县市方言研究》);《古田》(《闽东区古田方言研究》);《当代》(《当代吴语研究》);《处州》(《吴语处州方言的地理比较》);《徽州》(《徽州方言研究》)。

泰顺县新浦	吴语	未详	秋谷裕幸调查
绩溪县	徽语	绩歙	《徽州》、赵日新（2003）
歙县	徽语	绩歙	《徽州》
黟县	徽语	休黟	《徽州》
长沙市	湘语	长益	《方言词汇》
娄底市	湘语	娄邵	颜清徽、刘丽华（1998）
南昌市	赣语	昌靖	《方言词汇》、熊正辉（1995）
黎川县	赣语	抚广	颜森（1995）
梅州市（梅县）	客家话	粤台	《方言词汇》、黄雪贞（1995）
广州市	粤语	广府	《方言词汇》、白宛如（1998）
东莞市	粤语	广府	詹伯慧、陈晓锦（1997）
厦门市	闽语	闽南	泉漳
潮州市	闽语	闽南	潮汕
海口市	闽语	琼文	府城
古田县大桥	闽语	闽东	侯官
古田县杉洋	闽语	闽东	福宁
周宁县咸村	闽语	闽东	福宁
建瓯市	闽语	闽北	秋谷裕幸调查
浦城县石陂	闽语	闽北	《方言词汇》
政和县镇前	闽语	闽北	《闽北》
顺昌县元坑	闽语	邵将	《闽北》
武汉市	官话	西南官话	武天
扬州市	官话	江淮官话	洪巢
合肥市	官话	江淮官话	洪巢
桐城市吕亭	官话	江淮官话	洪巢
			秋谷裕幸调查

有些点参阅了两种不同的材料，记音有时不一致，此时笔者没有作调整，直接记了所参考材料里的记音。本文中一律使用“□”来代表来源未详的字，而不用同音字。本字的认定都是笔者自己的，所以有时本文中所使用的本字和原材料中的本字不相同。如果所据材料中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在不会引起误会的前提下，本文中选用其中对本文的论述有关的形式。中古音的拟音据平山久雄（1967）。

由于词汇现象比音韵现象更复杂尤其是吴语的词汇现象，所以本文只能做相当粗略的分析，在很多情况下不能考虑个别例外现象，不拘泥细节。浙江龙游、缙云二地的方言既有处衢片的特点也有婺州方言的特点。本文不打算研究这种具有过渡性质方言的词汇。另外，本文所说“吴语”往往没有考虑宣州片，因为该片和其他吴语之间的词汇差异实在是太大了。由于笔者手头没有婺州方言兰溪话的系统性词汇材料，本文所说的“婺州方言”往往不包括兰溪话在内。本文原则上不做汉语史的研究。讨论来源未详的有音无字时要采用像“□liəʔ”这样的写法。此处音标不是记音的，而是为了方便起见的写法。

婺州方言的词汇当中存在大量的基本上全国通用的词。例如：“雨”（参[词]005）、“雪”（参[词]007）、“风”（参[词]011）、“石灰”（[词]021）、“水”（参[词]023）、“煤”（[词]025）、“锡”（[词]027）、“烟囱”（[词]044）、“耳朵”（[词]112）、“手”（参[词]116、117、118）、“病”（参[词]142、159）、“死”（参[词]150）、“雨伞”（[词]193）、“犁”（[词]194）、“饭”（参[词]207、376、495）、“馒头”（[词]212）、

“包子”（[词]213）、“饺子”（[词]215）、“菜”（[词]220）、“醋”（[词]222）、“酱油”（[词]223）、“油”（参[词]224、225）、“盐”（[词]226）、“酒”（参[词]228、229）、“猪”（参[词]233、234、235、464）、“牛”（参[词]236、237）、“马”（[词]238）、“狗”（参[词]240、241）、“猫(儿)”（参[词]242）、“鸡”（参[词]243、244）、“鸟(儿)”（[词]245）、“蝴蝶(儿)”（[词]248）、“老虎”（[词]253）、²“蛇”（[词]256）、“老鼠”（[词]258）、“苍蝇”（[词]262）、“麦”（[词]268）、“洋葱”（[词]279）、“核桃”（[词]290）、“藕”（[词]292）、“地方(儿)”（[词]297）、“声音”（[词]300）、“味道”（[词]301）、“颜色”（[词]303）、“年纪”（[词]305）、“我”（[词]307）、“个”（[词]329）、“双”（[词]330）、“床量词”（[词]332）、“把”（[词]334）、“今年”（[词]343）、“明年”（[词]344）、“上”（参[词]362）、“下”（参[词]363）、“里面、里头”（[词]367）、“外面、外头”（[词]368）、“前面、前头”（[词]369）、“后面、后头”（[词]370）、“茶”（参[词]377）、“洗”（参[词]378）、“着补语”（参[词]384、386）、“欠”（[词]391）、“有”（[词]418）、“要紧”（[词]424）、“咸”（[词]428）、“淡”（[词]429）、“瘦”（[词]434）、“用”（[词]445）、“柴”（[词]461）、“杀”（参[词]464）、“簸动词”（[词]479）、“稗”（[词]482）、“菜梗”（[词]484）、“刺名词”（[词]490）、“锯”（[词]491）、“剪”（[词]503）、“头发”（[词]506）、“喉咙”（[词]510）、“和尚”（[词]519）、“逃”（[词]536）、“火”（参[词]566）、“厚”（[词]568）、“薄”（[词]569）、“(天气)冷”（[词]577、参[句]86）、“凉”（[词]581）、“快”（[词]582）、“破”（[词]586）、“痒”（[词]587）、“还”（[词]594）、“都”（[词]596）、“也”（[词]597）、“是”（参[句]01、77、98）、“去”（参[句]06、31、78、79）、“做”（参[句]08）、“多”（参[句]09、48）、“大”（参[句]10、80）、“好形容词”（参[句]11、12）、“比介词”（参[句]11）、“重”（参[句]16）、“早”（参[句]25）、“坐”（参[句]29、83、84、97）、“花”（参[句]32）、“书”（参[句]33、56）、“远”（参[句]48）、“姓”（参[句]52）、“写”（参[句]56）、“字”（参[句]56）、“试”（参[句]58）、“买”（参[句]61）、“碗”（参[句]61、70）、“一个”（参[句]65）、“来”（参[句]66、76）、“门”（参[句]68）、“山”（参[句]73、92）、“打”（参[句]89、90）、“学”（参[句]99）等。除了有必要做说明的词条以外，本文的讨论不涉及这个类型的词语。

在本文中，笔者首先依据表 5 的 9 种类型进行讨论，最后还讨论不属于这 9 种类型的词汇。表中“+”表示“一致”，“-”表示“不一致”。由于每一个词的同言线都不一样，而且它并不一定跟着方言区的界线走，词义也往往有转移，所以进行词汇的分类时，有一定程度上的随意性在所难免。比如，在北方方言里的分布到底有多广才能够在表 1 “北方方言里”栏里打“+”号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又比如，(39)“舌头”笔者认为是南部吴语的词汇特点之一，尽管一致性和排他性都存在少量的例外情况。怎么看待这种少量的例外目前也没有客观标准。本文中的词汇分类只不过是一种尝试性的分类而已。这是一件很需要强调的事。

表 1 婺州方言词汇的类型

² 丽水市境内的处衢片不说“老虎”而说“大猫”。参看《处州》第95-96页。

类型	婺州方言	台、瓯、处	太湖浙江	太湖江苏	南方方言	北方方言
A	+	+	+	+	+	—
B	b	+	+	+	—	—
	b'	+	+	+	—	+
C	c	+	+	+、—	—	—
	c'	+	+	+、—	+	—
D	+	—	+	+	—	+、—
E	e	+	—	—	—	—
	e'	+	—	—	+	—
F	婺州方言体现南北吴语之间的词汇交叉					

“台、瓯、处”表示“台州片、瓯江片、处衢片”；“太湖浙江”表示“浙江省境内的太湖片，但不包括杭州以北的太湖片”；“太湖江苏”表示“江苏省和上海市境内的太湖片，还包括了杭州以北的浙江境内太湖片在内”；“南方方言”表示“除吴语和官话、晋语以外的方言”；“北方方言”是官话和晋语的合称。

在此按照“词汇对照”的次序列举本文中所讨论的全部词条及其编号。末尾还有 14 条在“词汇对照”中不出现的词条。

“月亮”（[词]002、《词汇》002）	71	“桌子”（[词]173、《词汇》113）	79
“雹”（[词]010、《词汇》007）	49	“箸，筷子”（[词]180、《词汇》112）	54
“泥土”（[词]022）	78	“绳子”（[词]189）	16
“胡同”（[词]030、《词汇》100）	17	“配种用的公猪”（[词]234、《词汇》020）	
“房子”（[词]031、《词汇》101）	50		80
“窗户”（[词]039、《词汇》105）	94	“猴子”（[词]255、《词汇》032）	32
“门坎儿”（[词]040）	72	“稻”（[词]269、《词汇》011）	38
“人”（[词]054、《词汇》039）	51	“蚕豆”（[词]277、《词汇》018）	55
“祖母(面称)”（[词]074、《词汇》043）	108	“茄子”（[词]284、《词汇》021）	33
“儿子”（[词]087、《词汇》052）	18	“事情”（[词]295、《词汇》120）	41
“儿媳妇”（[词]088、《词汇》053）	1	“东西”（[词]296、《词汇》119）	109
“女儿”（[词]089、《词汇》054）	19	“他”（[词]309、《语法》003）	2
“妻”（[词]098、《词汇》050）	52	“去年”（[词]345、《词汇》010）	81
“鼻子”（[词]109、《词汇》060）	20	“清晨”（[词]357）	82
“眼”（[词]110、《词汇》059）	36	“插秧”（[词]374）	83
“舌头”（[词]114、《词汇》062）	39	“吃”（参[词]376、《词汇》084）	95
“脖子”（[词]115、《词汇》063）	30	“看”（[词]383、《词汇》121）	110
“左手”（[词]117、《词汇》064）	21	“擦”（参[词]387、《词汇》141）	98
“右手”（[词]118、《词汇》065）	31	“捡”（参[词]388、《词汇》147）	84
“乳房”（[词]130、《词汇》076）	12	“选择，挑选”（[词]390、《词汇》149）	96
“女阴”（[词]135、《词汇》077）	53	“玩儿游玩”（[词]400、《词汇》156）	56
“禽”（参[词]136、《词汇》078）	40	“差，不好”（[词]423）	85
“精液”（[词]137、《词汇》075）	73	“稀(粥太～了)”（[词]430）	34
“解大小便”（参[词]138、139、《词汇》072）		“稠(粥太～了)”（[词]431）	23
	74	“肥”（[词]432、《词汇》184、186）	3
“屎”（参[词]138、《词汇》071）	22	“胖”（[词]433、《词汇》185、186）	3
“尿”（参[词]139）	37	“晚(来～了)”（[词]436、《词汇》183）	111

“不” ([词]452、《语法》028)	24	“咬” ([词]547、《词汇》127)	67
“的” ([词]454、《语法》041)	4	“打架” ([词]553)	26
“虹, 蜚” ([词]456、《词汇》006)	25	“骂” ([词]555、《词汇》126)	102
“锅” ([词]460、《词汇》109)	57	“哭” ([词]556、《词汇》125)	103
“猪圈, 猪栏” ([词]462、《词汇》028)	58	“说(~话)” ([词]559、《词汇》123)	8
“阉(公猪)” (参[词]463、《词汇》026)	59	“想, 思索” ([词]561、《词汇》153)	46
“用毒药毒害致死” ([词]465)	60	“怕, 害怕” ([词]563、《词汇》155)	66
“窝” (参[词]466、《词汇》037)	5	“裂, 开裂” ([词]564、参[词]565)	27
“蛋” (参[词]469、《词汇》031)	99	“宽” ([词]570、《词汇》169)	9
“鱼鳞” ([词]472)	61	“窄” ([词]571、《词汇》170)	10
“蜈蚣” ([词]473)	86	“干燥” ([词]574、《词汇》180)	47
“稻草” ([词]480)	62	“湿” ([词]575)	88
“野生的蘑菇” ([词]486)	35	“(速度)慢” ([词]583)	89
“浮萍, 藻” ([词]489)	13	“疼” ([词]588、《词汇》179)	11
“煮(鸡蛋)” ([词]494、《词汇》089)	6	“饿” (参[词]589、参《词汇》097)	68
“盛(~饭)” (参[词]495)	42	“又” ([词]595、《语法》025)	28
“袖子” ([词]498、《词汇》083)	63	“就” ([词]598、《语法》024)	48
“穿(衣服)” ([词]500、参《词汇》079)	112	“要” (参[句]09、67、《词汇》151)	104
“系(鞋带)” ([词]502、《词汇》080)	14	“小” (参[句]10、《词汇》160)	105
“梳子” ([词]504、《词汇》116)	100	“睡” (参[句]38、《词汇》158)	97
“胡子” ([词]507)	113	“给” (参[句]71、72、《词汇》151)	91
“嘴” ([词]508、《词汇》061)	43	“萝卜” (《词汇》019)	77
“肚子” ([词]513、《词汇》069)	101	“盖子” (《词汇》115)	106
“屁股” ([词]515、《词汇》070)	76	“拔(~萝卜)” (《词汇》130)	90
“孙子” ([词]517)	64	“挑(~担)” (《词汇》133)	69
“侄子” ([词]518)	64	“埋(把银子~在地下)” (《词汇》143)	92
“站, 立, 倚” ([词]527、《词汇》134)	15	“弯(路~)” (《词汇》171)	93
“走(~路)” ([词]534、《词汇》138)	87	“亮(指光线)” (《词汇》174)	75
“抓, 捉” ([词]537、《词汇》131)	44	“错” (《词汇》190)	70
“躲藏” ([词]538)	45	“二十(基数)” (《词汇》193)	29
“藏放” ([词]539、《词汇》144)	7	“顿(一~饭)” (《词汇》201)	107
“闻(用鼻子)” ([词]546、《词汇》122)	65		

壹 A 类型

属于 A 类型的词语说明包括婺州方言在内的吴语和其他南方方言之间词汇方面的关系密切。

3.1.1.1 举例 (共 16 条)

(1) “儿媳妇” ([词]088、《词汇》053) 除了浦江话以外, 婺州方言都说“新妇”。除湘语以外的绝大多数南方方言也说“新妇”, 是南方方言鉴别词之一。例如苏州: 新妇⁴⁴vu²¹; 桐庐: 新妇⁴³ciŋ⁴⁴fu⁴⁴; 温州: 新妇saŋ⁴³vøy³⁴; 绩溪: 新妇³³ciä²¹³fu⁰; 南昌: 新妇⁴²ciŋ⁰fu⁰; 梅县: 新妇sim⁴⁴k⁴⁴hiu⁴⁴; 广州: 新妇⁵³jem²³p³³hou³³; 厦门: 新妇sim³³pu³³。赵日新 (2002: 133)

认为“新妇”是徽语的特证词。在吴语当中，湖州一带的方言说“媳妇”。浦江话说“新口”[sən³³ lu²⁴³]，疑是“新妇”的变体。

参看《方言词汇》第305页、《当代》第886页、《处州》第157页。

(2) “他”([词]309、《语法》003) 婺州方言都说“渠”。汤溪、武义、义乌还可以说“渠农”。除沿海闽语以外的绝大多数南方方言说“渠”。例如绩溪：渠ki⁴⁴；南昌：渠tɕie²¹³；梅县：渠ki¹¹；广州：渠k^hɔy²³；建瓯：渠ky⁴²。吴语亦如此。例如上海：渠fi¹³；桐庐：渠ji¹³；宁波：渠dzi²¹³；临海：渠ge²²；温州：渠gei³¹；庆元：渠kɿ²²¹。南方方言中，湘语用“他”的方言比较多。例如长沙：他t^ha³³；娄底：他t^hɔ⁴⁴。

参看《方言词汇》第549页、《浙南闽东》第156页、³《当代》第972-933、1103页、《处州》第84、134页。

(3) “肥(指动物)”([词]432、《词汇》184、186)和“胖(指人)”([词]433、《词汇》185、186) 婺州方言“肥”和“胖”都说“壮”。吴语以及赣语、客家话(除广东境内的客家话以外)、湘语都有这个词汇特点，分布相当明确。例如上海：壮tsã³⁵；宁波：壮tsɔ⁴⁴；温州：壮tɕyɔ⁴²；庆元：壮tɕiɔ¹¹；黎川：壮tsɔŋ⁵³肥：强壮结实；娄底：壮tsɔŋ³⁵。

参看《方言词汇》第532、531页、《处衢》第285页、《浙南闽东》第153页、《闽北》第257-258页、《处州》第214页、秋谷裕幸、邢向东(2010: 106-107)。

(4) “的”([词]454、《语法》041) 婺州方言都说“个”。这是构成相当明显南北方言之间对立的词条，北方方言说“的”，除北部的湘语以外，南方方言说“个”。吴语也都说“个”。以下是吴语的例子：上海：个gəɿ¹³；桐庐：个kəɿ⁵；宁波：个goɿ¹²；温州：个fiɛ⁰；庆元：个kai¹¹。由于这是一个极其常用的虚词，读音常弱化。比如，《处州》第226页所记庆元方言的读音是[ɿ²²¹]，声母和韵母都发生弱化了。

参看《方言词汇》第553-556页、《古田》第221-222页、《处州》第226-227页、岩田礼编(2009: 266-267)。

(5) “窝”(参[词]466、《词汇》037) 婺州方言都说“窠”或“窠儿”。“窝”义的“窠”是吴语、徽语、赣语、湘语的词汇特点之一。吴语的例子：上海：窠k^hu⁵³；桐庐：窠k^hu⁴³；宁波：窠k^həu⁵³；黄岩：窠k^həu⁵³；温州：窠k^hu³³；庆元：窠k^ho³³⁴。其他方言的例子：绩溪：窠k^hə³¹；南昌：窠k^hu³⁵；娄底：窠k^hu⁴⁴。

参看《闽北》第272-273页、《当代》第789页、《处州》第165页。

(6) “煮(鸡蛋)”([词]494、《词汇》089) 婺州方言都说“爇”。磐安话也可以说“滚”。“爇”分布在除湘语以外的南方方言，是南方方言鉴别词之一。例如上海：爇zaɿ¹³；桐庐：爇zɔɿ¹²；天台：爇zæɿ²³；温州：爇za²¹²；松阳：爇zɔɿ²；南昌：爇ts^hat²；梅县：爇sap⁵；广州：爇sap²；古田：爇sak⁵。

参看《处州》第186页。

(7) “藏放”([词]539、《词汇》144) 婺州方言都说“园”，与其他吴语、徽语、江西东北部的赣语、闽语以及一部分下江官话相同。例如苏州：园k^hɔŋ⁴¹²；桐庐：园k^han⁵³；宁波：园k^hɔ⁴⁴；临海：园k^hɔ⁴⁴；温州：园k^huo²¹²；绩溪：园k^hɔ³⁵；黎川：园k^hɔŋ⁵³；厦门：园k^hɿ¹¹；桐城：园k^han⁴⁴。赵日新(2002: 134)认为“园”是徽语的特证词。虽然分布范围较为有限，但“园”的南方方言色彩较为明显。

参看《方言词汇》第481页、《浙南闽东》第172页、《当代》第918页、《处州》第

³ 由于有关词汇方面的参考文献众多，因此在本文中原则上不再详注在《处衢》“第三章第一节 词汇特点”、《浙南闽东》“3.1词汇特点”、《闽北》“3.1词汇特点”、《古田》“3.2从词汇特点考察大桥、杉洋方言的归属”、秋谷裕幸(2000)、秋谷裕幸、邢向东(2010)里已经引用过的参考文献，只标出这些参考文献中的相关页码。敬请读者参考它们的有关部分。

181 页。

(8) “说(~话)” ([词]559、《词汇》123) 婺州方言都说“讲”。浦江除了江西省的方言、福建山区的方言和湖南南部的方言说“话”以外,南方方言一般都说“讲”,可视为南方方言词之一。另外,一部分江淮官话也说“讲”。例如苏州:讲kɔŋ⁵²;桐庐:讲kaŋ⁵⁵;温州:讲kuo⁴⁵;绩溪:讲kō²¹³;长沙:讲kan³¹;梅县:讲kɔŋ³¹;广州:讲kɔŋ³⁵;厦门:讲kɔŋ⁵¹;合肥:讲tɕiã³⁴。北方方言一般都说“说”。

参看《方言词汇》第410页、《处衢》第292页、《浙南闽东》第163页、《闽北》第282页、《闽北》第918、969页、《处州》第201页、汪维辉(2003)。

(9) “宽” ([词]570、《词汇》169) 婺州方言都说“阔”。除了湘语以外,南方方言都说“阔”,可视为南方方言词之一。一部分江淮官话也说“阔”。例如苏州:阔k^huɔŋ⁴;温州:阔k^ho³²³;绩溪:阔k^huɔŋ³²;南昌:阔k^huɔt⁵;梅县:阔fat¹;厦门:阔k^huaŋ³²;合肥:阔k^hueŋ⁴。北方方言一般都说“宽”。

参看《方言词汇》第526页、《处州》第211页。

(10) “窄” ([词]571、《词汇》170) 婺州方言都说“狭”,与其他吴语、徽语、赣语、客家话、闽语、多数湘语方言、桂北土话以及江苏境内的江淮官话相同。例如苏州:狭fiaŋ²³;温州:狭fia²¹²;绩溪:狭xoŋ³²;娄底:狭xa³⁵;南昌:狭hat²¹;梅县:狭hap⁵;厦门:狭ueŋ⁵;扬州:狭xæŋ¹。虽然粤语多用“窄”,但“狭”基本上可以视为南方方言词之一。

参看《方言词汇》第481页、《闽北》第265页、《古田》第234-235页、《处州》第211页。

(11) “疼” ([词]588、《词汇》179) 婺州方言都说“痛”。这是南方方言的鉴别词之一。除了沿海闽语说“□t^hiaŋ” (例如福州:□t^hiaŋ²¹³),福建省山区的方言和湖南南部的土话说“疾”以外,南方方言一般都说“痛”。例如苏州:痛t^hoŋ⁴¹²;温州:痛t^hoŋ⁴²;绩溪:痛t^hɑ³⁵;长沙:痛t^hən⁴⁵;南昌:痛t^huŋ²¹³;梅县:痛t^huŋ⁵²;广州:痛t^huŋ³³。北方方言则说“疼”。

参看《方言词汇》第529页、《浙南闽东》第195页、《闽北》第178页、《处州》第148页。

以上11条是比较明显的A类型,从词汇的角度显示吴语的南方方言性质。

有些词条在吴语内部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分歧,不能满足对内一致的要求,而且在南方方言中的分布不如以上11条那么明显,但总的来说性质与A类型接近。如:

(12) “乳房” ([词]130、《词汇》076) 除了一些江苏、上海境内太湖片方言以外,吴语用“奶”及其派生形式,婺州方言亦如此。以下是其他方言的例子:上海:奶na¹³;桐庐:奶奶na⁴³na⁴⁴;宁波:奶儿奶儿ne⁴⁴ne⁴⁴;黄岩:奶?na⁴⁴;温州:奶奶?na⁰na³³;云和:奶珠na⁴⁴tɕy³²⁴。南方方言中“奶”类说法还分布在徽语、赣语、湘语。例如绩溪:奶nɔ³⁵;长沙:奶子lai³¹tsɿ⁰;南昌:奶lai²¹³。

参看《方言词汇》第254页、《浙南闽东》第152页、《闽北》第255-256页、《当代》第861-862页、《处州》第144-145页。

(13) “浮萍,藻” ([词]489) 除汤溪话说“浮皮”以外,婺州方言都说“藻”或“藻儿”。“藻”是很明显的南方方言词之一。除了北部的太湖片以外,吴语也用“藻”或以“藻”为词干。例如上海:浮萍vɔ¹¹biŋ³³;宁波:藻bio²⁴;临海:藻bio²²;苍南:藻bye³¹;庆元:藻pio⁵²。其他南方方言的例子:绩溪:藻p^hie⁴⁴;黎川:藻hia³⁵;梅县:藻仔p^hiau¹¹ve⁰;顺昌:藻p^hiao²²⁵。赵日新(2002:132)认为“藻”是徽语的特证词。湘语似乎不太用“藻”。

参看《处州》第112页。

(14) “系(鞋带)” ([词]502、《词汇》080) 除了永康和武义说“结”以外,婺州方

言都说“缚”。江苏的太湖片说“结”，台州片及其周边的方言说“系”，其他吴语主要说“缚”。“缚”大致上可以视为吴语的词汇特点之一。例如苏州：结tɕiŋ⁴；上海：缚boŋ¹³；宁波：系tɕi⁴⁴；临海：系ci⁴⁴；苍南：缚uo²¹³；庆元：缚poŋ³⁴。“系”应该是来自北方方言的说法。吴语中“缚”和“结”的先后不太明白，但从全国范围的分布来看，“缚”早于“结”，因为“缚”很清楚地分布在最边缘的地方，即沿海闽语和广西西部的方言。例如古田杉洋：缚puoŋ⁵。

参看《方言词汇》第396页、《闽北》第248页、《当代》第248页、《处州》第179–180、183页。

(15) “站，立，倚”（[词]527、《词汇》134） 北方方言说“站”，南方方言说“倚”。北方也好，南方也好，还有一些地方说“立”。婺州方言都说“倚”。吴语中杭州以北的多数太湖片方言说“立”。除甬江小片以外的杭州以南太湖片、台州片、瓯江片、处衢片都说“倚”。甬江小片既说“立”也说“□ŋe”。例如上海：立lieŋ¹³；桐庐：倚ge²⁴；宁波：□ŋe²¹³；临海：倚ji²²；温州：倚ge³⁴；庆元：倚kai²²¹。北部太湖片中用“倚”的方言不多见。例如崇明：倚gei²⁴²。

参看《方言词汇》第366页、《当代》第911页、《处州》第198–199页、秋谷裕幸、邢向东（2010：108）、汪维辉、秋谷裕幸（2010）。

下一条大概也是A类型的词。

(16) “绳子”（[词]189） 据《方言词汇》第470页，北方方言主要说“绳子”或“绳”，闽语单说“索”，其他南方方言统称说“绳”或“绳子”，特指粗绳时说“索”或“索子”。婺州方言基本上也与除闽语以外的多数南方方言相同。统称或较细的说“绳”，较粗的则说“索”或“麻索”。其他吴语中苏州方言都说“绳”[zən²⁴]；温州方言也都说“绳”[zeŋ³¹]；上海方言也说“绳”[zəŋ¹³]，但旧时“较粗的绳子”说“索”[sɔŋ⁵]，仍保存南方方言词语“索”。

参看《方言词汇》第470页、《浙南闽东》第160页、《闽北》第256页、《当代》第833页、《处州》第137页。

3.1.1.2 说明

以上讨论的词条中不能满足吴语内部一致性的有：(12)“乳房”、(13)“浮萍，藻”、(14)“系(鞋带)”和(15)“站，立，倚”。它们呈现北部太湖片与其他吴语的对立。这个问题将在本章第三节继续讨论。

贰 B 类型

属于B类型的词可以说是吴语的鉴别词。有两种亚类型。Bb类型是真正的吴语鉴别词，Bb'类型乃是能把吴语从其他南方方言中分离的词条。作为吴语的次方言之一，婺州方言也共享这类型的词。

3.1.2.1 Bb 类型词举例（共19条）

(17) “胡同”（[词]030、《词汇》100） 除了永康话说“巷”，武义话说“墙弄”以外，婺州方言都说“弄堂(儿)”。除瓯江片和处衢片以外的大多数吴语方言也说“弄堂”。例如上海：弄堂loŋ¹¹ dā⁵³；宁波：弄堂loŋ²² dā⁴⁴；黄岩：弄堂ʔloŋ³³ dā⁴⁴。处衢片以单说“弄”为主，但也有说“弄堂”的方言。例如遂昌：弄loŋ²¹²；常山：弄堂loŋ²⁴ dā⁰。瓯江片则常说“巷弄”和“路巷”，也有单说“巷”的情况。例如温州：巷弄ɦuo⁴³ loŋ¹¹、巷ɦuo¹¹；苍南：路巷ly⁴² o²²。可以推测，永康的“巷”大概和瓯江片有关。除了吴语以外，与吴语毗邻的江

淮官话方言以及江西东北角的方言也说“弄堂”。“弄堂”的性质接近 Bb 类型, 尽管不能满足吴语对内一致的要求。

参看《方言词汇》第 231 页、《当代》第 736-737 页、《处州》第 163 页。

(18) “儿子”([词]087、《词汇》052) 婺州方言都单说“儿”, 而且都保存着声母的鼻音成分。“儿子”说“儿”或以“儿”为词干, 而且“儿”保存着声母的鼻音成分是吴语的重要词汇特点之一。可以说, 吴语把北方方言的词干“儿”用自己的读音来说。其他大多数南方方言中不存在这种词汇特点。台州片、瓯江片、处衢片单说“儿”, 太湖片则说“儿子”, 呈现南北吴语之间的对立。例如上海: 儿子 $ni^{11}ts_1^{33}$; 宁波: 儿子 $ɦi_1^{22}ts_1^{44}$; 黄岩: 儿 $ɦi_1^{22}$; 温州: 儿 $ŋ^{31}$; 庆元: 儿 nie^{11} 。徽语也说“儿”或以“儿”为词干, 不过, 大多数方言已经失去了“儿”的鼻音成分。例如绩溪: 儿子 $n^{44}ts_1^0 \sim \tilde{e}^{44}ts_1^0$; 黟县: 儿子 $ɣe^{44}ts_1^0$ 。

参看《方言词汇》第 305 页、《处衢》第 284 页、《浙南闽东》第 185 页、《闽北》第 243 页、《当代》第 886 页、《处州》第 157 页。

(19) “女儿”([词]089、《词汇》054) 绝大多数的吴语说“女”、“女儿”、“女儿”、“女儿儿”(下划线表示合音)。此时, “女”的韵母读作洪音, 往往写作“囡”。这是吴语的词汇特点之一。例如苏州: 女儿 $en^{22}ŋ^{44}$; 上海: 女儿 $en^{11}ɦŋ^{53}$; 桐庐: 女 nuo^{55} ; 宁波: 女儿 n^{24} ; 黄岩: 女儿 n^{113} ; 温州: 女儿 $na^{42}ŋ^{21}$; 庆元: 女儿 $nā^{33}$; 遂昌: 女儿 $na^{13}nie^{221}$ 。所有的婺州方言亦如此。少数徽语方言也有这个词汇特点。例如黟县: 女儿 nan^{53} 。

参看岩田礼主编(1995: 60-63)、《方言词汇》第 306 页、《浙南闽东》第 159 页、《当代》第 886-887 页、《处州》第 157 页、钱乃荣(2002: 107-108)。

(20) “鼻子”([词]109、《语音》037、《词汇》060) 婺州方言都说“鼻阳入头”。这是很明显的吴语鉴别词之一。例如上海: 鼻头 $bie_1^{13}d_1^{33}$; 桐庐: 鼻头 $bia_1^{12}de^{33}$; 黄岩: 鼻头 $bie_1^{51}d_1^{51}$; 温州: 鼻头 $bei^{11}dau^{12}$; 庆元: 鼻头 $px_1^{34}tiu^{52}$ 。宁波方言说“鼻头管” $[be_1^{24}dæ_1^{44}kū^{55}]$, “鼻头” $[be_1^{24}dæ_1^{44}]$ 则指“鼻涕”。

参看《方言词汇》第 248 页、《处衢》第 284 页、《浙南闽东》第 166-167 页、《闽北》第 243 页、《当代》第 851-852 页、《处州》第 143 页。

(21) “左手”([词]117、《词汇》064) 婺州方言主要有两种说法, 东阳、磐安、永康说“济手”, 金华、浦江、武义、义乌说“借手”。虽然闽北区松溪、政和方言以及一部分江淮官话方言也说“济手”, 但是它可以视为吴语的鉴别词之一。例如上海: 济手 $tsi^{33}s_1^{53}$; 黄岩: 济手 $tei^{33}ci_1^{51}$; 云和: 济手 $ts_1^{44}ʃiu^{53}$; 政和: 济手 $tsai^{21}tiu^{213}$; 扬州: 济手 $tei^{53}s_1^{42}$ 。“借手”是《词汇》064 的写法。这个说法主要分布在浙江北部和中部。例如宁波: 借手 $teia^{44}ci_1^{44}$; 遂昌: 借手 $teia^{33}t_1^{52}$ 。问题是从古今音韵对应来说“借手”其实也有可能是“济手”。参看秋谷裕幸、汪维辉(2014)。瓯江片和处衢片江山方言的“左手”则不能决定是“济手”还是“借手”。例如温州: □手 $tsei^{43}əu^{45}$; 江山: □手 $teia^{52}t_1^{243}$ 。汤溪说“细手”, 当为较新的说法。永康并用“反手”, 与多数处衢片方言相同。从分布来看, “反手”应该是从安徽或者江西引进的说法。赵日新(2002: 134)认为“反手”是徽语的特证词。虽然本字难以认定而且晋语并州片也说“借手(只能是“借手”)”, 但是“济手”和“借手(也有可能是“济手”)”基本上只分布在吴语, 都可以视为吴语的鉴别词。

参看《方言词汇》第 259 页、《闽北》第 268-269 页、《当代》第 857 页、《处州》第 146 页、钱乃荣(2002: 109)、秋谷裕幸、汪维辉(2014b)。

(22) “尿”(参[词]138、《词汇》071) 婺州方言都说“漉”。这是很明显的吴语的鉴别词之一。例如上海: 漉 u^{35} ; 桐庐: 漉 u^{53} ; 宁波: 漉 $əu^{44}$; 临海: 漉 e^{44} ; 温州: 漉 $ʔu^{42}$; 庆元: 漉 u^{11} 。只有少数处衢片方言才用不同的说法。例如常山: □ xo^{423} 。

参看《方言词汇》第 454 页、《处衢》第 289 页、《浙南闽东》第 152 页、《当代》第

935 页、《处州》第 145-146 页。

(23) “稠(粥太~了)”([词]431) 婺州方言都说“厚”，与除瓯江片和衢州市、江西境内的处衢片以外的吴语方言相同。⁴例如上海：厚hɿ¹³；宁波：厚hœy²¹³；温州：□tɕi³³；云和：厚gəu²¹；江山：□gəʔ³。除了江淮官话以外，其他汉语方言很少用“厚”。江淮官话的例子：桐城：厚xru⁴⁴。“稠”义的“厚”可视为吴语的词汇特点之一。

参看《方言词汇》第 496 页、《处衢》第 290 页、《浙南闽东》第 189-190 页、《闽北》第 280 页、《处州》第 212 页。

(24) “不”([词]452、《语法》028) 除了义乌话以外，婺州方言都说“弗”，其中义乌话说“弗”[və³¹¹ 阴入]，声母和调类均与其他婺州方言不一致。这是很明显的吴语的鉴别词之一。例如上海：弗uəʔ⁵；苏州：弗fəʔ⁴；桐庐：弗uəʔ⁵；宁波：弗vəʔ¹²；常山：弗foʔ⁵。上海和宁波的读音大概都是弱化读音。⁵瓯江片以及少数处衢片方言说阴上“否”。例如温州：否fu⁴⁵；庆元：否fə³³。从声母[f]以及分布情况来看，“弗”和“否”当为同一个来源的词。

参看《方言词汇》第 607 页、《处衢》第 285 页、《浙南闽东》第 153-154 页、《闽北》第 272 页、《当代》第 995-996、1100 页、《处州》第 204、216、233-234、250-251 页。

(25) “虹，蜚”([词]456、《词汇》006) 婺州方言都说“蜚”。这是很明显的吴语鉴别词之一，只是处衢片主要说“虹”。例如上海：蜚hɿ⁴⁵；桐庐：蜚he⁵³；宁波：蜚hœy⁴⁴；临海：蜚hœ⁴⁴；温州：蜚hau⁴²；云和：蜚xəu⁵⁵；常山：虹kō⁴²³。除了极少数的江淮官话以外，其他汉语方言都不用“蜚”。处衢片的“虹”显然是从邻近的赣语或者徽语引进的。例如绩溪：虹kō³⁵。⁶

参看《方言词汇》第 8 页、《处衢》第 290-291 页、《浙南闽东》第 154 页、《闽北》第 245-246 页、《当代》第 730 页、《处州》第 124 页、钱乃荣(2002: 108)。

(26) “打架”([词]553) 金华、汤溪、浦江、东阳、磐安、义乌说“打相打”，永康和武义说“相打”。太湖片主要说“打相打”或“打架”，瓯江片说“相打”，处衢片则说“X 相打”、“相打”和“打架”。例如上海：打相打tā³³siā⁵⁵tā³¹；宁波：打相打tā³³ciā⁴⁴tā⁵⁵；温州：相打ci⁴²tiē⁴⁵；庆元：□相打t^hɿ³³ciā²¹nā⁵²；云和：相打jiā⁴⁴ne⁵³。其他汉语方言不用“打相打”。它可以视为吴语的鉴别词之一，尽管不能很好地满足对内一致的要求。“打架”大概是来自外方言的说法。桐庐方言说“打相骂”[taŋ⁵⁵ciāŋ⁴³muo⁴⁴]，较为特殊。沿海闽语“打架”说“相拍”。例如古田：相拍souŋ²⁴p^haʔ⁴³。“拍”是指“打”，所以“相打”和“相拍”的词义结构相同。瓯江片不存在“打相打”也许和“相拍”有关系。

参看《方言词汇》第 418 页、《处衢》第 292 页、《浙南闽东》第 157-158 页、《当代》第 921 页、《处州》第 196 页。

(27) “裂，开裂”([词]564、参[词]565) 婺州方言都可以用“𪗇”或“𪗇裂”、“𪗇坼”表示“开裂”义。从现有的材料来看，“𪗇”只分布在吴语太湖片、台州片、处衢片、婺州方言以及江西东北角的赣语，可以把它视为吴语的鉴别词之一。其中分布最集中的就是婺州方言。以下是其他吴语的例子：上海：𪗇kuaʔ⁵；临海：𪗇kueʔ⁵；江山：𪗇kuaʔ⁵。不用“𪗇”的吴语方言多用“裂”表示“开裂”。例如苍南：裂lie⁴³⁴阴入；庆元：liaʔ³⁴。

参看《处州》第 206-207 页。

⁴ 台州片没有相关材料。

⁵ 这种弱化是个很新的现象。传教士的材料里还没有发生。比如，1876年出版的*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 (W. T. Morrison,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所记的宁波方言“不”说“弗”，记作feh。承蒙沈瑞清先生指教。

⁶ 多说“日头红虹”[nieʔ³²t^hi⁴⁴fā²²kō³⁵] (赵日新2003: 246)。

(28) “又(他~生病了)” ([词]595、《语法》025) 大多数的吴语方言用以零声母或[ɦ]声母,[i ɪ e]韵腹的词,婺州方言以如此。这个说法基本上不见于其他方言,可视为吴语的鉴别词之一,尽管难以建立规则语音对应。例如苏州:□jirʔ²³;上海:□ɦi¹³;定海:□ɦi¹³;黄岩:□ʔieʔ⁵;温州:□ji²¹²;庆元:□i²²¹。

参看《方言词汇》第600页、《古田》第227页、《当代》第993页。

(29) “二十(基数)” (《词汇》193) 吴语基本上都说“廿”,而这个说法除了与吴语区毗邻的极少数江淮官话方言以外不见于其他汉语方言。可见,“廿”是吴语的鉴别词之一。例如上海:廿nɛ¹³;宁波:廿ne²¹³;金华:廿nia²⁴;温州:廿ni¹¹;庆元:廿niã³¹。

以上13条是比较明显的Bb类型,从词汇的角度证明吴语这一谱系单位的合理性。

有些词条吴语内部比较一致,但徽语也有相同的词语出现,所以不能满足对外有区别的要求,但总的来说性质与Bb类型接近。如:

(30) “脖子” ([词]115、《词汇》063) 婺州方言有两种说法,金华、浦江、武义说“项颈”,其余则说“头颈”。吴语和徽语的大多数方言说“头颈”,可视为它们的词汇特点之一。例如上海:头颈dɿ¹¹tɕiŋ⁵³;桐庐:头颈de¹³tɕiŋ⁴⁴;宁波:头颈dœy²²tɕiŋ⁴⁴;黄岩:头颈dɿ²³tɕiŋ³¹;温州:头颈dœu⁴³tɕaŋ⁴⁵;常山:头颈du²²kŋ⁵²;黟县:头颈tʰau⁴⁴tʃe⁵³。“项颈”基本上只分布在浙江吴语。除了金华、浦江、武义以外,丽水市境内的处衢片方言和少数太湖片方言也说“项颈”。例如云和:项颈ɿ²²³tɕiŋ⁵³。它的分布相当奇特,带状纵贯着省中央,两侧都是“头颈”。从这个分布来看,“项颈”当为创新说法。问题是我们无法解释“项颈”的“项”何从而来,因为周边方言中找不到包含着“项”的说法。

参看《方言词汇》第252页、《闽北》第285-286页、《古田》第224页、《当代》第854-855页、《处州》第144页。

(31) “右手” ([词]118、《词汇》065) 除江苏和上海市境内的一部分方言以外,绝大多数的吴语说“顺手”。例如上海:顺手zəŋ¹¹sɿ⁵³;桐庐:顺手zɿŋ²⁴se⁵⁵;宁波:顺手zɿŋ²²ciy⁴⁴;黄岩:顺手zəŋ²³ciu³¹;温州:顺手joŋ⁴³œu⁴⁵;云和:顺手zyŋ²²³ʃiu⁵³。除汤溪说“大手”,永康并用“顺手”和“正手”以外,婺州方言也都说“顺手”。“顺手”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布十分集中,分布在吴语、徽语、江西东南角及其周边的赣语。例如绩溪:顺手ɕyã⁵³si²¹³。赵日新(2002:134)认为“顺手”是徽语的特征词。

参看《方言词汇》第259页、《当代》第858页、《处州》第146页。

(32) “猴子” ([词]255、《词汇》032) 除了浦江以外,婺州方言都用“猢猻(儿)”及其变体。“猢猻”或“X+猠”主要分布在除瓯江片以外的吴语及其周边方言,是吴语的词汇特点之一。例如上海:□猠βəŋ¹səŋ¹³;桐庐:□猠ɦuɿ¹²səŋ⁴⁴;宁波:□猠ɦue²səŋ³⁵;黄岩:猠ɦu²⁵sɿŋ⁵²;庆元:□猠kʰuɿ³³cyẽ³³⁴;绩溪:猠xi⁴⁴sã³¹。钱乃荣(2002:120)认为读入声的前字是“猠”的变音。赵日新(2002:132)认为“猠猠”是徽语的特征词。“X+猠”也零星地分布在四川、湖南等地方。此外,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方言基本上都说“猠猠”。例如海口:猠猠kau²¹tui²⁴。吴语瓯江片说“猠大”。例如温州:猠大ɦau¹¹dœu⁵³;苍南:猠大au¹¹du⁴²。浦江的“猠口”[ɿ²⁴du¹¹³阳平]大概和“猠大”和有关,尽管后字的调类不一致。“猠大”有可能早期分布得更广。

参看《方言词汇》第45页、《浙南闽东》第187页、《当代》第774页、《处州》第60、95页。

(33) “茄子” ([词]284、《词汇》021) 金华、汤溪、东阳、磐安、永康、武义说“落苏”。义乌说“茄儿”。东阳也可以说“茄儿”。浦江的“茄菜”较为特殊。“落苏”也分布在处衢片和上海境内、浙江最北部的太湖片。其他方言都用以“茄”为词干的说法。例如苏州:茄子gɒ²²tsɿ⁴⁴;上海:落苏lɔ¹su¹³;桐庐:落苏lɿ¹²su⁴⁴;宁波:茄dzie²⁴;黄岩:茄dzia³¹;

温州：茄儿dzɿ¹¹η¹²；庆元：茄tɕia⁵²；常山：落苏laʔ²suə⁴⁵。“落苏”还分布在徽语、江西北部、东北角的赣语。例如歙县：落苏lɔ³³su³¹。尽管如此，把“落苏”视为吴语的词汇特点之一应该没问题的。婺州方言是它分布得最集中的地区。

参看《方言词汇》第104页、《浙南闽东》第177页、《当代》第763、1101页、《处州》第105页。

(34) “稀(粥太～了)”([词]430) 婺州方言都说“薄”，与除衢州市、江西境内的处衢片以外的吴语方言相同。例如上海：薄boʔ¹³；宁波：薄boʔ¹²；温州：薄bo²¹²；云和：薄boʔ²⁴；常山：□lxu²¹²。除了徽语以外，其他汉语方言很少说“薄”。徽语的例子：歙县：薄p^hɔ³³。“稀”义的“薄”可视为吴语的鉴别词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江淮官话的“稀”义词。有些江淮官话方言把“稀”说“朽”，“朽”表示“薄”。和吴语一样，“薄”和“稀”都用同一个词来表达。例如桐城：朽ciə³¹。

参看《方言词汇》第497页、《处衢》第290页、《浙南闽东》第182页、《闽北》第272页、《古田》第231页、《处州》第212页。

(35) “野生的蘑菇”([词]486) 婺州方言都说“蕈”及其派生词。其他大多数吴语也用“蕈”类词。例如上海：香蕈ciā⁵⁵ziŋ⁵³香菇；宁波：香蕈ciā⁴⁴dziŋ⁵³香菇；天台：蕈zyoŋ³⁵；苍南：蕈zaŋ³⁵⁴；庆元：地蕈ti²²¹ciəŋ²²¹。徽语亦如此。例如绩溪：香蕈ciə³³tɕ^hiə²¹³野生香菇。虽然广西的部分方言也用“蕈”类词，但把它视为吴语的词汇特点之一应该没有问题的。

参看《当代》第761、762页、《处州》第109页。

3.1.2.2 Bb' 类型词举例（共3条）

(36) “眼”([词]110、《词汇》059) 婺州方言都说“眼睛”。台州片主要单说“眼”，少数处衢片方言说“目睛”或“目珠”。其他吴语则都说“眼睛”。例如上海：眼睛ŋe¹¹tsiŋ⁵³；桐庐：眼睛ŋaŋ⁵⁵tɕiŋ⁵⁵；宁波：眼睛ŋe²³tɕiŋ³¹；天台：眼ŋe²¹⁴；苍南：眼睛ŋɔ⁴²tɕiŋ⁴⁴；庆元：目珠mɿʔ³⁴tɕye³³⁴；常山：目睛moʔ²tsiŋ⁴⁵。温州方言说“眼”[ŋa³⁴]或“眼□珠”[ŋa³⁴leŋ¹¹tsɿ³³]。⁷在南方方言中，“眼睛”最集中的就是吴语，可以把它作为吴语的词汇特点之一，尽管它并不一定是吴语最古老的说法。

参看《方言词汇》第246页、《处衢》第289页、《浙南闽东》第195页、《闽北》第244页、《当代》第851页、《处州》第143页、秋谷裕幸（2000：100）。

(37) “尿”（参[词]139） 婺州方言都用来自“息遗切”的字。吴语一般都用“尿息遗切”，与徽语和多数官话方言相同。例如上海：尿sɿ⁵³；桐庐：尿ci⁴³；宁波：尿sɿ⁵³；临海：尿ɕy³¹；温州：尿sɿ³³；庆元：尿ɕy³³⁴；绩溪：尿sɿ²¹³；武汉：尿sei⁵⁵。李如龙、吴云霞（2002：54-55）认为“尿息遗切”是官话方言的特征词。除吴语和徽语以外的南方方言一般都用“尿奴吊切”。例如娄底：尿niɿ¹¹；广州：尿niu²²；厦门：尿lio³³。“尿息遗切”是在南方方言中吴语和徽语的词汇特点之一。

参看《方言词汇》第455页、《当代》第935页、《处州》第145-146页。

(38) “稻”([词]269、《词汇》011) 婺州方言都说“稻”。绝大多数吴语单说“稻”。徽语以及江苏和安徽的江淮官话亦如此。例如上海：稻dɔ¹³；桐庐：稻dɔ²⁴；宁波：稻dɔ²¹³；天台：稻dau²¹⁴；温州：稻dɔ³⁴；云和：稻daɔ²¹；绩溪：稻t^hɿ²¹³；扬州：稻tɔ⁵⁵。吴语的个别地方说“谷”。例如庆元：谷kuʔ⁵。长出稻谷之后，永康也说“谷”[ku⁵⁴⁵]。除了吴语和徽语以外，南方方言一般不说“稻”。沿海闽语说“粬”，其余则说“禾”。例如长沙：禾o¹³；南昌：禾uɔ³⁵；梅县：禾vɔ¹¹；广州：禾wɔ²¹；厦门：粬tiu³³。可见，“稻”说“稻”是吴语的重要词汇特点。

⁷ 《方言词汇》第246页还记录“眼乌珠”[ŋe³⁴u³²tsɿ³³]。

参看《方言词汇》第92页、《处衢》第290页、《浙南闽东》第162-163页、《闽北》第277页、《当代》第755页、《处州》第103页、秋谷裕幸(2000: 102-103)。

3.1.2.3 说明

(30) “脖子”、(31) “右手”、(32) “猴子”、(33) “茄子”、(34) “稀”、(35) “野生的蘑菇”说明吴语和徽语的词汇较为接近。(37) “尿”也带有同样的性质。Bb' 类型的词说明吴语和北方方言之间的词汇交流。对词源而言,(18) “儿子”也带有同样的性质。

叁 C 类型

C 类型的词显示婺州方言和浙江吴语尤其是台州片、瓯江片、处衢片之间词汇的密切关系,而说明婺州方言的南部吴语性质。有两种亚类型。Cc 类型是真正的南部吴语鉴别词,Cc' 类型乃是能把南部吴语和北部吴语分开的词条。C 类型的词说明南部吴语这一分类单位的合理性。作为南部吴语的次方言之一,婺州方言也共享这类型的词。

3.1.3.1 Cc 类型词举例(共10条)

(39) “舌头”([词]114、《词汇》062) 除了汤溪话以外,婺州方言都说“口舌”。吴语主要有两种说法,台州片、婺州片和瓯江片说“口舌”,太湖片和处衢片则主要说“舌头”。例如上海:舌头zəŋ¹³dx¹³;桐庐:舌头zəŋ¹²de³³;宁波:舌头zɿŋ²dæy⁴⁴;黄岩:口舌tɕ^hir³¹ziɛŋ⁴;苍南:口舌k^hau⁴²ziɛ²¹³;云和:舌头dʒieŋ²⁴dəu⁴²³。除了湖南、广东、广西交界的土话也说“口舌”以外,别的汉语方言一般不用这个说法,可以视为南部吴语的词汇特点之一。“舌头”乃是来自官话的说法。徽语绩溪方言说“口舌”[k^hi³¹tɕ^hyaŋ³²]。那么,“口舌”和“舌头”的分布是:绩溪“口舌”——浙江北部、西部“舌头”——浙江中部、东部、南部“口舌”,是很明显的ABA分布。这说明现在说“舌头”的处衢片方言曾经也说“口舌”。请注意,庆元等最靠近福建的处衢片单说“舌”。例如庆元:舌tɕieŋ³⁴。这大概是比“口舌”更古老的说法。

参看《方言词汇》第305页、《当代》第853页、《处州》第144页。

(40) “𪗇”([词]136、《词汇》078) 杭州以北的太湖片一般都说“𪗇”,与赣语和一部分徽语方言相同。例如上海:𪗇ts^hoŋ⁵;绩溪:𪗇ts^hoŋ³²。杭州以南吴语方言的“𪗇”义词则很复杂,主要说“弄”、“装”、“嬉”、“入”。杭州以南的太湖片多说“入”,其中甬江小片多说“嬉”,台州片说“弄”,瓯江片说“装”,婺州方言既说“弄”也说“装”,表现出它的过渡性质。所以,这一词条也可以处理成F类型。处衢片说“𪗇”、“入”、“装”,也表现出它的地缘关系。例如宁波:嬉ci⁵³;温州:装tɕyɔ³³;庆元:装tɕiɔ³³⁴;常山:入iaŋ³⁴;玉山:𪗇tɕ^hiaŋ⁵。其中“弄”和“装”不见于其他汉语方言。关于甬江小片的“嬉”,参看(56)“玩儿游玩”。

参看《方言词汇》第440页、《处州》第179页。

(41) “事情”([词]295、《词汇》120) 婺州方言都说“事干”。表示“事情”的词在吴语区构成了相当明显的南北对立,太湖片说“事体”,其余则说“事干”。例如上海:事体z¹¹ti⁵³;宁波:事体z²²ti⁴⁴;温州:事干z³¹ky²¹;云和:事干z²²³kuɛ⁵⁵。别的汉语方言极少说“事干”和“事体”。

参看《方言词汇》第324页、《浙江吴语分区》第94页、《浙南闽东》第171页、《当代》第849页、《处州》第138、188-189页。

(42) “盛(~饭)”([词]495) 除浦江话说“兜”以外,婺州方言都说“𪗇”。“𪗇”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布似乎大致上限于除瓯江片以外的浙江吴语。例如宁波:𪗇tɕi⁴⁴;临海:

𪗇tsɿ⁴⁴；庆元：𪗇ʔdie¹¹。“𪗇”很可能是“贮”的同源词。“𪗇”是遇摄合口去声御韵知母tiə去声，“贮”则为遇摄合口上声语韵知母tiə上声。“盛”说“贮”的方言广泛分布在闽语。例如古田：贮tyø⁴¹。可见，“𪗇”和“贮”形成连续分布，表示互相之间存在共同的来源。瓯江片说“兜”。例如温州：兜tau³³。江苏、上海境内的吴语中，上海方言说“盛”[zã¹³]。

参看《浙南闽东》第172页、《闽北》第247页、《古田》第228-229页、《处州》第186-187页。

(43) “嘴”（[词]508、《词汇》061）除了金华和汤溪说“口□bu”以外，婺州方言都说“口嘴”，与丽水市境内的多数处衢片方言相同。例如云和：口嘴k^hu⁴⁴tʃy⁵³。由于“口嘴”不见于其他方言，可以把它视为南部吴语的词汇特点之一。除甬江小片以外的浙江境内太湖片多说“嘴□bu”，后字来源未详。例如桐庐：嘴□tse⁵⁵bu³³；绍兴：嘴□tse³⁴bu⁵²。金华和汤溪的“口□bu”当为“口嘴”和“嘴□bu”的混合词。其他吴语多说“嘴”或“嘴巴”。例如苏州：嘴tsɿ⁵²；上海：嘴巴tsɿ³³po⁵³；宁波：嘴巴tsɿ⁴⁴po³¹；温州：（嘴）嘴(tsɿ⁰)tsɿ⁴⁵；庆元：嘴tsai³³。少数处衢片方言也有“喙”的说法出现，与闽语相同。例如常山：喙tɕ^hy⁵²。

参看《方言词汇》第249页、《处衢》第291-292页、《浙南闽东》第183页、《闽北》第249-250页、《当代》第852页、《处州》第143页、秋谷裕幸（2000：99-100）、秋谷裕幸、邢向东（2010：106）。

(44) “抓，捉（～鱼。～人）”（[词]537、《词汇》131）杭州以北的太湖片大致上说“捉”。“捉”还分布在靠近福建的少数方言中。例如上海：捉tsɔ⁵；苍南：捉tɕyo⁴³⁴；庆元：捉tɕio⁷。“捉”也是除吴语和闽语以外的南方方言中分布得最广的“抓，捉”义词。浙江吴语除了大部分瓯江片说“拔”以外，基本上都说“捺”。婺州方言也都说“捺”。例如桐庐：捺k^huo⁵³；宁波：捺k^ho⁴⁴；临海：捺k^ho⁴⁴；温州：拔bo²¹²；遂昌：捺k^ha³³⁴。由于“捺”还零星地分布在江西、湖南、河南，所以目前难以决定“捺”和“捉”的先后。表示“抓，捉”的“捺”基本上可视为浙江吴语的词汇特点之一。

参看《浙南闽东》第190页、《处州》第183-184页。

(45) “躲藏”（[词]538）汤溪、武义用“□tɕiu”，音韵地位与“周”相同；浦江、东阳、磐安、永康用“□iu”，音韵地位与“幽”相同，本字有可能就是“幽”；金华则用“躲”或“藏”。“□tɕiu”和“□iu”有可能同源词，但是甬江小片和台州片也用“□iu”，而这些方言中一般没有*tɕ脱落的音变，所以，暂时把它们处理成两个不同的词。例如宁波：□iy⁵³；临海：□iəu³¹。“□tɕiu”是和瓯江片、丽水市境内处衢片里表示“蹲”的词同源。例如温州：□tɕau³³蹲；云和：□tɕiu³²⁴蹲。其他吴语的例子：上海：□ia⁵³；苍南：缩ɕyo⁴³⁴；常山：躲to⁵²。

参看《方言词汇》第422页、《当代》第912页。

(46) “想，思索，忖”（[词]561、《词汇》153）汤溪、浦江、义乌说“忖”，永康和武义说“想”，金华、东阳、磐安并用“忖”和“想”。“忖”主要分布在杭州以南的浙江省以及闽东区福宁片，基本上可以视为浙江吴语的鉴别词。例如宁波：忖ts^həŋ³⁵；黄岩：忖ts^huəŋ⁵³；苍南：忖ts^hə⁴⁵⁴；庆元：忖ts^hã³³。“想”当为来自外方言的词。

参看《方言词汇》第466页、《处衢》第286页、《浙南闽东》第190-191页、《闽北》第293页、《古田》第231页、《当代》第940页、《处州》第201-202页。

(47) “干燥”（[词]574、《词汇》180）婺州方言都说“燥先到切”。这是浙江境内吴语的鉴别词之一。例如桐庐：燥sɔ⁵³；宁波：燥sɔ⁴⁴；温州：燥sɔ⁴²；云和：燥sɔ⁵⁵。江苏、上海境内的吴语则说“干”，显然是从官话方言引进的。例如上海：干kə⁵³。处衢片庆元方言说“糟”[tsɔ³³⁴]，与赣语和客家话相同。目前无法解释其来历。

参看《方言词汇》第494页、《处衢》第286页、《浙南闽东》第168-169页、《闽北》

第 273-274 页、《处州》第 82、209 页。

(48) “就” ([词]598、《语法》024) 除了浦江话说“就”以外，婺州方言都用“便”。金华并用“便”和“就”。台州片和一部分处衢片方言也说“便”。例如临海：便bɜŋ²³；云和：便bie²²³；庆元：便ʔbã³¹~ʔbie³¹~pie³¹。临海的读音应该是弱化读音。太湖片一般都说“就”，只有平湖方言才说“便”，说明“便”在吴语区的分布曾经比现在更广。

3.1.3.2 Cc' 类型词举例 (共 22 条)

(49) “雹” ([词]010、《词汇》007) 金华、汤溪、浦江说“风雹”，其余则都说“龙雹”。用“风雹”的方言仅限于金华一带，当为历史很新的“雹”义词。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龙雹”。它分布在瓯江片、处衢片的少数方言、台州片的少数方言以及徽语的少数方言、闽语闽北区、邵将区。例如温州：龙雹lie³⁴bo¹³；庆元：龙雹liɕ⁵²po³⁴；黟县：龙雹lan⁴⁴pau³²⁴；石陂：龙雹lueiŋ³³p^hɔ⁵³；顺昌：龙雹liəuŋ³³p^ho⁵。可见，“龙雹”带有较为浓厚的南部吴语、南方方言色彩。婺州方言既说“风雹”也说“龙雹”。这是在“龙雹”分布区的基础上产生了新词“风雹”的结果。金华也说“冰雹”。这是从太湖片或者江淮官话引进的说法。

参看《方言词汇》第 7 页、《浙南闽东》第 176 页、《古田》第 218 页、《当代》第 218 页、岩田礼编 (2009: 70-73)。

(50) “房子” ([词]031、参[句]05、《词汇》101) 婺州方言都说“屋”。除闽语以外的南方方言一般都说“屋”或以“屋”为词干。例如绩溪：屋vɿŋ³²；长沙：屋u²⁴；黎川：屋huŋ³；梅县：屋子vuk¹ɛ³¹；广州：屋uk⁵。赵日新 (2002: 133) 认为“房子”义的“屋”是徽语的特证词。山东境内方言等一部分北方方言也说“屋”，不过，“屋”的南方方言色彩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南方方言中，吴语的情况较复杂。杭州以北的太湖片多说“房子”。例如上海：房子βã¹¹tsɿ³³。杭州以南的太湖片、台州片、瓯江片则多说“屋”。例如宁波：屋oŋ⁵；天台：屋uŋ⁵；温州：屋ʔu³²³。处衢片既说“屋”也说“戍”。例如庆元：戍tɕ^hye¹¹；常山：屋oŋ⁵。“戍”与闽语一致。例如古田：戍ts^huo¹¹。“戍”大概是处衢片固有的说法。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东阳、磐安、武义三地婺州方言“家里”说“戍里”。例如东阳：戍里ts^hɿ^{33,35}li³⁵。这显然是“房子”义“戍”的降级保存，说明婺州方言曾经把“房子”也说“戍”。东阳大概是“戍”的分布北限。

参看《方言词汇》第 155 页、《浙江吴语分区》第 90 页、《处衢》第 288 页、《浙南闽东》第 179 页、《闽北》第 242 页、《当代》第 811 页、《处州》第 163、223-224 页、秋谷裕幸 (2000: 100)。

(51) “人” ([词]054、《词汇》039) 除了金华话说“人”以外，婺州方言都说“农”，与沿海闽语、处衢片以及少数徽语相同。例如福州：农nəŋ³³；庆元：农noŋ⁵²；黟县：农nan⁴⁴。

《词汇卷》039 把瓯江片的形式也处理成“农”。但瓯江片的“人”义词也有可能就是“人”，因为在中古音里与“人”相配的“日”也有洪音的读音。试比较：

	中古音	温州	苍南
人	niĕn ^{平声}	naŋ ³¹	naŋ ³¹
日	niĕt ^{入声}	ne ²¹²	ne ²¹³
能	nəŋ ^{平声}	naŋ ³¹	naŋ ³¹
贼	dzək ^{入声}	ze ²¹²	ze ²¹³

金华话的“人”显然是从太湖片等外方言引进的。周边的方言中实际读音接近的是太湖片。例如上海：人niŋ¹³。

参看《处衢》第 283-284 页、《浙南闽东》第 162 页、《闽北》第 283 页、《当代》第 975-976 页、《处州》第 56、150 页、秋谷裕幸 (2000: 103-104)。

(52) “妻” ([词]098、《词汇》050) 一看《词汇》050，我们马上就了解到表示“妻”

的词语种类繁多而且其分布也极其复杂,常出现同时存在两三种不同说法的情况。我们在此只讨论汤溪、浦江、东阳、磐安、武义、义乌的说法,此处标作“老□ma”,后字与“马”同音。“老□ma”的分布范围相当集中,除婺州方言及其周边方言以外,还分布在处衢片、以及闽语闽北区、闽东区、莆仙区。例如桐庐:老□lɔ⁵⁵muo⁵⁵;庆元:老□lɔ²²¹mo²²¹;建瓯:老□se⁴⁴ma²¹;古田:老□lau⁵⁵ma⁵²。可见,“老□ma”是南部吴语色彩较浓而且与闽语有关的说法。

参看《方言词汇》第296页、《处衢》第288-289页、《浙南闽东》第163-164页、《闽北》第289页、《当代》第882-883页。

(53)“女阴”([词]135、《词汇》077) 这个词条情况比较复杂。在此只关注吴语中“脰”的分布。这个词的音韵地位应该与“匹”相同。杭州以北的太湖片一般都说“尻”。除了瓯江片以外,在杭州以南的大多数吴语方言里存在着“脰”。例如上海:尻pi⁵³;桐庐:脰p^hiə⁵;宁波:脰p^hiu⁵;临海:脰p^hie⁵;温州:尻pei³³;苍南:脰p^ho⁴⁵⁴;云和:脰p^hi⁵。可见,“脰”分布在浙江东、中、西部,而且还延伸到徽语。例如绩溪:脰p^hie⁷³²。赵日新(2002:134)认为“脰”是徽语的特证词。

参看《方言词汇》第256页、《浙南闽东》第186页、《闽北》第269页、《当代》第864页、《处州》第145页。

(54)“箸,筷子”([词]180、《词汇》112) 婺州方言都说“箸”。“筷子”说“箸”或以“箸”为词干主要分布在瓯江片、处衢片、台州片以及闽语、广西境内的方言。太湖片则说“筷”或以“筷”为词干,和官话、徽语、赣语、客家话、湘语相同。例如苏州:筷k^hue⁴⁴ɿ²¹;上海:筷k^hue⁵³;宁波:筷k^hue⁴⁴;临海:箸dzɿ¹¹³;温州:箸dzei¹¹;庆元:箸tɕe³¹。其他方言的例子:绩溪:筷k^huo³⁵;娄底:筷子k^hua³⁵tsɿ⁰;广州:筷子fai³³tsi³⁵;古田:箸ty²²⁴。赵日新(2002:133)认为“筷(儿)”是徽语的特证词。河北、四川二省有少数方言说“箸子”。这是古词语的残留现象。

参看《方言词汇》第179页、《浙江吴语分区》第92页、《处衢》第285页、《浙南闽东》第185页、《闽北》第256页、《当代》第823页。

(55)“蚕豆”([词]277、《词汇》018) 除了东阳话说“罗汉豆”,义乌话说“蚕豆”以外,婺州方言都说“佛豆”。吴语中处衢片主要也说“佛豆”。例如常山:佛豆vɿ²du²¹²。“罗汉豆”是浙江中部少数方言特有的说法。例如云和:罗汉豆lu⁴²xue⁴⁴dəu²²³。虽然江西北角的赣语和重庆市境内的官话也说“佛豆”,在吴语里“佛豆”大致上可以视为婺州方言和处衢片的词汇特点之一。

参看《方言词汇》第98页、《浙南闽东》第169页、《当代》第762页、《处州》第108-109页、岩田礼编(2009:178-179)。

(56)“玩儿游玩”([词]400、《词汇》156) 婺州方言都说“嬉”。台州片、瓯江片、处衢片也说“嬉”。例如临海:嬉ɕi³¹;苍南:嬉si⁴⁴;庆元:嬉ɕi³³⁴。徽语、江西东北角的方言和湖南中部、西部的方言以及山区闽语也说“嬉”。例如绩溪:嬉sɿ³¹;建瓯:嬉xi⁵⁴。赵日新(2002:134)认为“嬉”是徽语的特证词。可见,“嬉”的南方方言色彩很明显。吴语中太湖片的“玩儿”义项和复杂。杭州以北一般都说“□□bəɿsian”,甬江小片说“□□naɿu”,其他杭州以南的太湖片方言说“搞”或“嬉”。例如上海:□□bəɿ¹siā¹³;宁波:□□na²²ɦəu⁴⁴。与江苏太湖片毗邻的江淮官话也说“嬉”,似乎表示太湖片曾经也说“嬉”。此外,宁波方言“性交”说“嬉脰”[ɕi⁵⁵p^hiu⁵]。这也许是“嬉”的降级保存。参看(40)“禽”。

参看《方言词汇》第444页、《处衢》第285页、《浙南闽东》第165页、《闽北》第279-280页、《古田》第220-221页、《当代》第931页、《处州》第202页。

(57)“锅”([词]460、《词汇》109) 婺州方言都说“镬”。表示“锅”义词的分布

很复杂，而且在各地用“锅”义词所指的器具不一定相同。比如，福建浦城县的“鼎”和陕西韩城市的“锅”形状和大小都不一样。尽管如此，“镬”或以“镬”为词干的南方方言特点相当明显。绝大多数的吴语也说“镬”或以“镬”为词干。客家话和粤语亦如此。例如苏州：镬子 $\text{ho}^1\text{ts}\text{u}^1$ ；黄岩：镬 ho^1 ；温州：镬 ho^1 ；梅县：镬(头) $\text{v}\text{ok}^5(\text{t}^{\text{h}}\text{eu}^1)$ ；广州：镬 wok^2 。对吴语区而言，“镬子”和“镬”构成很清楚的南北对立。杭州以北说“镬子”，杭州以南则单说“镬”。再举几个例子：上海：镬子 $\text{bo}^1\text{ts}\text{u}^1$ ；桐庐：镬子 $\text{hu}\text{a}^1\text{ts}\text{u}^1$ ；宁波：镬 ho^1 、镬子 $\text{ho}^1\text{ts}\text{u}^1$ ；苍南：镬 o^1 ；云和：镬 o^1 。诸暨方言说“锅镬” $[\text{ku}^5\text{hu}\text{o}^1]$ ，显然是南北吴语“锅”义词的合璧词。

参看《方言词汇》第176页、《处衢》第285页、《浙南闽东》第197页、《闽北》第246页、《当代》第822页、《处州》第174页。

(58) “猪圈，猪栏”（[词]462、《词汇》028） 婺州方言都说“猪栏”。“猪圈，猪栏”义词比较复杂，在此无法展开讨论。不过，在南方方言中分布得最广的应该是“猪栏”。例如桐庐：猪栏 $\text{ts}\text{u}^1\text{la}\text{ŋ}^3$ ；天台 $\text{ts}\text{u}^1\text{le}^2$ ；温州：猪栏 tsei^1la^1 ；绩溪：猪栏 tcy^3na^4 ；娄底：猪栏 tcy^4na^3 ；梅县：猪栏 tsu^4lan^1 ；福州：猪栏 $\text{ty}^4\text{la}\text{ŋ}^5$ 。赵日新（2002：133）认为“猪栏”是徽语的特证词。虽然“猪栏”还在山东、湖北等北方的一部分地区也有分布，但我们仍然可以把“猪栏”视为南方方言色彩较明显的词。在吴语区，浙江中部和南部用“猪栏”，上海市和浙江北部用“猪(猻)棚”，江苏的吴语则用“猪圈”。例如上海：猪猻棚 $\text{ts}\text{u}^5\text{lu}^5\text{b}\tilde{\text{a}}^5$ ；苏州：猪圈 $\text{ts}\text{u}^4\text{dzio}^2$ 。“猪圈”当为从官话方言引进的说法。

参看《方言词汇》第166页、《处州》第165页。

(59) “阉(公猪)”（参[词]463、《词汇》026） 婺州方言都说“羯”。其他吴语方言中，太湖片甬江小片、瓯江片、处衢片也说“羯”。例如宁波：羯 tcir^5 ；苍南：羯 tcie^4 ；云和：羯 tjie^5 。瓯江片和处衢片还说“馐”。例如庆元：馐 da^3 。浙江境内的太湖片和台州片说“阉”。例如天台：阉 ie^3 。浙江境内吴语里“羯”和“阉”的分布是：甬江小片“羯”——其他太湖片、台州片“阉”——婺州方言、瓯江片、处衢片“羯”，是很明显的ABA分布，说明浙江境内太湖片和台州片曾经都说“羯”。“羯”还延伸到闽东区。例如古田：羯 kyok^1 。

参看《处州》第184页。

(60) “用毒药毒害致死”（[词]465） 婺州方言都用音韵地位与“渡”相同的有音无字。处衢片也用这个词。例如庆元：□ tx^3 。台州片和瓯江片也用同一类词，但音韵地位有所不同，相当于“豆”。例如临海：□ $\text{d}\text{œ}^1$ ；温州：□ dau^1 。前一类的说法还分布在粤语。例如广州：□ tou^2 。后一类型的说法则较分布在闽语。例如古田：□ $\text{t}^{\text{h}}\text{au}^1$ ；顺昌：□ $\text{t}^{\text{h}}\text{ai}^1$ 。试比较：

	毒害致死	渡	豆
汤溪	du^3	du^3	$\text{d}\text{œu}^3$
永康	du^4	du^4	$\text{d}\text{œu}^4$
庆元	tx^3	tx^3	tiu^3
常山	dua^2	dua^2	du^2
临海	$\text{d}\text{œ}^1$	du^1	$\text{d}\text{œ}^1$
温州	dau^1	$\text{d}\text{œy}^1$	“投” dau^3
广州	tou^2	tou^2	$\text{t}\text{œu}^2$
顺昌	$\text{t}^{\text{h}}\text{ai}^1$	$\text{t}^{\text{h}}\text{u}^1$	$\text{t}^{\text{h}}\text{ai}^1$

赣语黎川方言说“□” $[\text{hou}^1]$ ，音韵地位相当于“盗”或“号”。

参看《处衢》第285页、《浙南闽东》第193页、《闽北》第258页、《处州》第184页。

(61) “鱼鳞” ([词]472) 金华和汤溪说“鱼庠”，浦江、东阳、磐安、永康说“鱼鳞”或“鳞”，武义则并用“鱼庠”和“鱼鳞”。“鱼鳞”说“鱼庠”的汉语方言较为少见，集中分布在浙江境内除瓯江片和甬江小片以外的吴语、徽语和江淮官话。举出各地吴语方言中“鱼鳞”的说法：上海：鱼鳞¹¹liŋ³³be³³；宁波：鱼鳞¹¹liŋ³³liŋ⁵³；温州：鳞leŋ³¹；常山：鱼庠²²iē⁵²。除吴语以外方言里的“鱼庠”：绩溪：鱼庠⁴⁴iēi²¹³；桐城：鱼庠子³⁵ien³³tsɿ⁴。虽然“鱼鳞”说“鱼庠”的方言不多，但是“庠”这个语素在南方方言中分布得较广，表示“痂、疤”或“螺蛳头上的圆盖”。比如，永康方言“鱼鳞”说“鱼鳞”[ɲy¹¹lieiŋ⁴²²]，“痂”说“庠”[iə⁵⁴⁵]；闽东区周宁方言“鱼鳞”说“鱼鳞”[ŋø²³len³²²]，“螺蛳头上的圆盖”说“庠”[em¹¹]；粤语东莞方言“鱼鳞”说“鱼鳞”[zy²¹ŋen²¹]，“疤”说“庠”[zin³⁵]。“庠”的原义是“蟹腹下庠”。从现在的“庠”的分布来看，“庠”的词义先引申而表示“痂、疤”或“螺蛳头上的圆盖”，然后在浙江吴语等方言中进一步引申而表示“鳞”（戴昭铭 2006: 177）。

参看《方言词汇》第 85 页、《处衢》第 285 页、《处州》第 101-102 页。

(62) “稻草” ([词]480) 婺州方言都说“稻秆”，与台州片、瓯江片、丽水市境内的处衢片相同。除沿海闽语以外的多数南方方言也说“秆”或以“秆”为词干。“秆”可以说是南方方言里十分常用的语素。太湖片则说“稻柴”或“稻草”。衢州市和江西境内的处衢片说“稿”。例如上海：稻柴¹¹za³³；桐庐：稻草²⁴ts^hɔ⁵⁵；宁波：稻草²³ts^hɔ³¹；天台：稻秆²¹ke³²⁵；温州：稻秆⁴³ky⁴⁵；庆元：稻秆²²¹kuā³³；常山：稿⁵²krui⁵²；娄底：秆⁴²kuē⁴²；梅县：禾秆¹¹kon³¹。

参看《浙南闽东》第 168 页、《闽北》第 480 页、《当代》第 756 页、《处州》第 104 页。

(63) “袖子” ([词]498、《词汇》083) 吴语中“袖子”义词种类繁多，分布也很复杂。其他汉语方言中不存在这么复杂的局面，实属罕见，尤其是太湖片。婺州方言的“袖子”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金华、汤溪、浦江说“衫袖”，东阳、义乌说“手袖”，磐安、武义说“手袖头”，永康说“手衫袖”，显然是“衫袖”和“手袖”的混合词。在此我们要关注“衫袖”或“衫袖头”等其派生词。“衫袖”类分布在台州片、瓯江片和少数处衢片方言。例如黄岩：衫袖³³ziu³⁵；温州：衫袖¹¹jəu⁵³；云和：衫袖³²⁴ziu²²³。处衢片更常用的说法是“手腕”。例如庆元：手腕³³te^hye³³iəŋ³³。云和、丽水等方言的“衫袖”大概是从瓯江片引进的，处衢片固有的说法应该是“手腕”及其派生词，与多数闽语相同。例如石陂：手腕²¹ɕiu²¹ʔyɿŋ²¹。松阳方言的“手腕”[ɕiu³³sɔ²⁴ueŋ²¹]则为“衫袖”和“手腕”的混合词。总之，婺州方言的“衫袖”与台州片和瓯江片一致，而且这个说法还延伸至徽语、赣语、客家话、粤语，可视为南方方言词。例如绩溪：衫袖³³ts^hi²²；南昌：衫袖⁴²te^hiu²¹；梅县：衫袖⁴⁴sam⁴⁴ts^hiu⁵²；广州：(衫)袖⁵³(jam⁵³)tʃeu²²。“手袖”和“手袖头”也很少见的说法，极少出现在其他汉语当中。

参看《方言词汇》第 152 页、《处衢》第 291 页、《浙南闽东》第 182-183 页、《闽北》第 247 页、《当代》第 810-811 页、《处州》第 61、177 页、秋谷裕幸（2000: 100）。

(64) “孙子” ([词]517) 和“侄子” ([词]518) 浦江、东阳、永康、吴仪、义乌方言不分“孙子”和“侄子”都说“孙”。磐安话都以“孙”为词干。金华和汤溪则分“孙子”和“侄子”，前者说“孙”或“孙儿”，后者则说“侄儿”，情况与绝大多数汉语方言相同。不分“孙子”和“侄子”都说“孙”也见于一部分处衢片方言，其他吴语则无。例如：

	孙子	侄子
上海	孙子 ⁵⁵ səŋ ³¹ tsɿ ³¹	阿侄 ³ v ³ zə ⁵³ ʔ
宁波	孙子 ⁴⁴ səŋ ⁴⁴ tsɿ ⁵⁵	阿侄 ⁴ v ⁴ dʒir ⁵ ʔ

天台	孙子səŋ ³³	侄佬dzir ²¹ lau ²¹⁴
温州	孙儿sø ¹¹ ŋ ¹²	阿侄 ⁰ ʔa dzai ²¹²
庆元	孙儿sã ⁵⁵	孙儿sã ⁵⁵
广丰	孙suẽ ⁴⁴⁵	孙suẽ ⁴⁴⁵

闽语一般也不分“孙子”和“侄子”，或用同一个词干“孙”。例如：

	孙子	侄子
厦门	孙sun ⁵⁵	孙仔sun ³³ a ⁵¹
古田	孙souŋ ⁵⁵	孙souŋ ⁵⁵
建瓯	孙仔sɔŋ ⁵⁴ tsie ²¹	孙仔sɔŋ ⁵⁴ tsie ²¹
顺昌	孙suẽ ⁴⁴	孙suẽ ⁴⁴

参看《方言词汇》第309、307页、《浙南闽东》第183页、《闽北》第250页、《当代》第887、888页、《处州》第157页。

(65) “闻(用鼻子)”([词]546、《词汇》122) 除了金华说“闻”以外，婺州方言都用[p^h]声母、阳声韵、阴平或阴去的词，此处标作“□p^hen”。吴语主要有三种说法。婺州方言和处衢片说“□p^hen”，杭州以北的方言主要说“闻”，也有少数方言说“嗅香仲切”，台州片、瓯江片以及杭州以南的太湖片说“嗅香仲切”。例如苏州：闻mən²⁴；上海：闻mən¹³、嗅hoŋ³⁵；桐庐：闻vəŋ¹³；宁波：嗅ɕyoŋ⁴⁴；临海：嗅ɕyoŋ⁴⁴；温州：嗅hoŋ⁴²；庆元：□p^hoŋ³³⁴。

“□p^hen”可视为婺州方言和处衢片的共同词汇特点之一。本字很可能是“喷”。徽语也用这个说法。例如绩溪：□p^hã³⁵。赵日新(2002: 134)认为这个词是徽语的特证词。

参看《方言词汇》第334页、《处衢》第286页、《浙南闽东》第184页、《闽北》第250页、《古田》第216-227页、《当代》第895页、《处州》第87、201-202页、秋谷裕幸、邢向东(2010: 108)、汪维辉、秋谷裕幸(2014a)。

(66) “怕，害怕”([词]563、《词汇》155) 婺州方言都说“惊”，浦江还并用“□”[zu¹¹³]。“惊”与一部分处衢片方言以及闽语、粤语、广东境内客家话等南方方言相同。例如松阳：惊kuəŋ⁵³；常山：惊kuŋ⁴⁵；古田：惊kiaŋ⁵⁵；广州：惊keŋ⁵³；梅县：惊kiaŋ⁴⁴。⁸“惊”可以说南方方言特色较浓的词。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境内“惊”和“吓”的分布。瓯江片、台州片、太湖片甬江小片以及一部分处衢片方言说“吓”。例如定海：吓hɛ⁷；黄岩：吓huɔ⁷；温州：吓ho³²³；庆元：吓xa⁷。婺州片、一部分处衢片方言以及闽语的“惊”被瓯江片和丽水市境内处衢片的“吓”隔开，即，婺州片、一部分处衢片“惊”——瓯江片和丽水市境内处衢片“吓”——闽语“惊”，构成很明显的ABA分布。这说明瓯江片和丽水市境内处衢片原来都说“惊”。

参看《方言词汇》第464页、《处衢》第292页、《浙南闽东》第161页、《闽北》第260页、《闽北》第260页、《当代》第939页、《处州》第203-204页。

(67) “咬”([词]547、《词汇》127) 除了汤溪说“□”[lia¹¹]，义乌说“咬”以外，婺州方言都说“啮”。除了婺州方言以外，处衢片以及江西北部、西北部的赣语、广东境内的客家话也说“啮”。例如庆元：啮ŋuɣ⁷；南昌：啮ŋat²¹；梅县：啮ŋat¹。除婺州方言和处衢片以外的吴语一般说“咬”。例如苏州：咬ŋæ³¹；宁波：咬ŋɔ²¹³；黄岩：咬ŋɔ⁵³；温州：咬ŋuɔ³⁴。对吴语来说，“啮”是婺州方言和处衢片的鉴别词之一。

参看《方言词汇》第324页、《浙南闽东》第155页、《闽北》第251页、《当代》第896页、《处州》第187页。

(68) “饿”(参[词]589、参《词汇》097) 婺州方言都说“饑”。处衢片以及闽东区

⁸ 广州并用“怕”和“慌”，梅县则并用“畏”和“怕”。

福宁片、福建山区的方言、赣语、客家话、广西境内的方言、一部分粤语方言、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一部分北方方言也说“饑”例如庆元：饑kai³⁴；杉洋：饑kui⁴³³；建瓯：饑kye²¹；黎川：饑ki²²；梅县：饑ki⁴⁴；西安：饑tci²¹。吴语中宁波方言也用“饑”[tci³¹]。除婺州片和处衢片以外的吴语多用“饿”。例如上海：饿ŋu¹³；温州：饿ŋai¹¹。虽然“饿”义词的分布很复杂，不过，对吴语来说，仍然能够显示婺州片和处衢片之间的密切关系。

参看《方言词汇》第526页、《处衢》第286页、《浙南闽东》第198页、《闽北》第283页、《古田》第227页、《处州》第74、207页。

(69) “挑(～担)”(《词汇》133) 南方方言主要说“担”，北方方言既说“担”也说“挑”。“挑”分布在离长江比较近的方言以及东北地区。吴语太湖片主要说“挑”，台州片和瓯江片说“担”。例如上海：挑t^hio⁵³；宁波：挑t^hio⁵³；天台：担te³³；温州：担ta³³。丽水市境内的处衢片也说“担”，而衢州市、江西境内的方言则说“揭”。例如庆元：担?da³³⁴；江山：揭gəŋ³。婺州方言亦如此，既说“揭”也说“担”。金华、汤溪、浦江、武义说“揭”，浦江、东阳、磐安、永康、义乌则说“担”。例如武义：揭gɿ³³⁴；永康：担na⁴⁵。“挑(～担)”说“揭”的方言只分布在处衢片和婺州方言。可见，“揭”是它们的词汇特点之一。需要指出的是闽语里也存在“揭”，表示“用肩扛”或“边头挑”。例如古田：揭kiak⁵；石陂：揭kye⁵³。

参看《方言词汇》第348页、《当代》第912页、《处州》第182-183页。

(70) “错”(《词汇》190) 婺州方言都说“赚”。例如金华：赚dza¹⁴；汤溪：赚dzo³⁴¹；永康：赚dza¹⁴；武义：赚dzuo³¹；义乌：赚dzo¹³。在吴语区，“赚”还分布在台州片和瓯江片。例如临海：赚dze¹¹³；温州：赚dza²²。沿海闽语也用“赚”表示“错”。例如古田：赚taj²²⁴。只是闽东区福宁片多用“错”。可见，“赚”的分布和表示“萝卜”的“菜头”的分布比较一致。参看(77)“萝卜”。

参看《方言词汇》第516页、《古田》第222页、《处州》第213-214页。

3.1.3.3 说明

此处要指出三点：

(a) 在第二章第一节笔者指出，台州片属于北部吴语。但，词汇特点不一定支持这个观点。台州片的词汇南部吴语特点相当明显。比如，(39)“舌头”、(48)“就”、(49)“雹”、(50)“房子”、(54)“箸，筷子”、(56)“玩儿游玩”、(57)“锅”、(60)“用毒药毒害致死”、(62)“稻草”、(63)“袖子”、(69)“挑(～担)”、(70)“错”。

(b) 太湖片当中杭州以北和杭州以南是很重要的词汇交界之一。比如，(40)“禽”、(44)“抓，捉(～鱼。～人)”、(46)“想，思索，忖”、(50)“房子”、(53)“女阴”、(56)“玩儿游玩”、(57)“锅”、(65)“闻(用鼻子)”。也可以参看(79)“桌子”。可见，音韵现象的交界和词汇现象的交界并不一致。

(c) 在第二章第一节笔者指出，婺州方言和处衢片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词汇方面也存在正是这一观点的词条。比如，(43)“嘴”、(48)“就”、(49)“雹”、(50)“房子”(“戍”)、(51)“人”、(52)“妻”、(55)“蚕豆”、(60)“用毒药毒害致死”、(64)“孙子”和“侄子”、(65)“闻(用鼻子)”、(66)“怕，害怕”、(67)“咬”、(68)“饿”、(69)“挑(～担)”。也可以参看(72)“门坎儿”。与此相比，体现婺州方言和瓯江片之间词汇的密切关系的只有：(39)“舌头”、(70)“错”。而且这两个词条台州片里的表现与瓯江片相同，排他性较弱。

肆 D 类型

属于D类型的词是婺州方言当中不见于其他南部吴语的北部吴语词。

3.1.4.1 举例（共7条）

(71) “月亮”（[词]002、《词汇》002） 婺州方言都说“月亮”（除小孩的说法以外）。南方方言“月亮”说“月光”或单说“月”。例如黟县：月光³¹ni:ɛ³¹koŋ³¹；娄底：月光³⁵ue³⁵koŋ³³；南昌：月光²¹nyɔt²¹kuoŋ⁴²；梅县：月光⁵niat⁵kuoŋ⁴⁴；广州：月光²²yt²²kuoŋ⁵⁵；福州：月⁴ɲuoɔ⁴。吴语在南方方言中较特殊，大多数的方言说“月亮”，只有瓯江片和一部分处衢片方言才说“月光”。例如上海：月亮¹³nyɔ¹³liä¹³；桐庐：月亮¹²yəɻ¹²lian²²；宁波：月亮³⁵fiyɔ³⁵liä³⁵；黄岩：月亮⁴⁴ɲeɻ⁴⁴liä⁴⁴；温州：月光³³ny³³kuo³³；常山：月光⁴⁵niäɻ⁴⁵tɕiö⁴⁵。可以推测吴语原来说“月光”，后来从官话方言引进了“月亮”，婺州方言亦如此。“月亮”的扩散波还没到达最靠南的吴语方言。

参看《方言词汇》第1页、《处衢》第287-288页、《浙南闽东》第188页、《当代》第726-727页、《处州》第123页、岩田礼编（2009：66-69）。

(72) “门坎儿”（[词]040） 除武义话以外，婺州方言都说“门床”或“门床儿”，和除处衢片、台州片、甬江小片以外的大多数吴语一样。大多数北方方言以及一部分南方方言也说“门床”。武义话说“门□”[men⁴⁴⁵dzen³³⁴]，与处衢片以及闽语、客家话、粤语的说法一致。例如上海：门床³³məŋ¹¹kʰe³³；宁波：地伏⁴di¹¹boɻ⁴；黄岩：地伏²³di²³boɻ⁴~di²³vɔɻ⁴；温州：门床⁴⁵maŋ⁴³kʰa⁴⁵；庆元：门□⁵²məŋ⁵²tɕeyɛ²²¹；建瓯：门□²²məŋ²²tyŋ⁴²。义乌话也说“地伏”[di¹³vau²]，但这不是“门坎儿”的意思，而是“隔壁板下横木”的意思。用“地伏”表示“门坎儿”也许是词义引申的结果。

参看《方言词汇》第159页、《处衢》第283页、《浙南闽东》第185页、《闽北》第254-255页、《古田》第232-233页、《当代》第815页、《处州》第164页。

(73) “精液”（[词]137、《词汇》075） 除了武义话说“老□油”[lɿ⁴⁴⁵pua⁵³iu⁴²³]以外，婺州方言都说“屙”。“屙”显然是北方方言词，分布在除西南官话以外的北方方言。⁹徽语以及江西东南角的赣语也说“屙”。例如绩溪：屙⁴⁴sā⁴⁴。赵日新（2002：134）认为“屙”是徽语的特证词。在吴语中“屙”主要分布在除甬江小片以外的太湖片，和北方方言成片。从这个分布来看，吴语的“屙”是从北方方言引进的。台州片和瓯江片多说“浆”或者以“浆”为词干，处衢片则说“屙”、“油”或者以“油”为词干。例如崇明：屙²⁴zoŋ²⁴；¹⁰桐庐：屙¹³zoŋ¹³；宁波：卵浆²³lɔ²³tɕiä⁴⁴；温州：□浆¹¹dai¹¹tɕi³³；云和：卵油⁴⁴lue⁴⁴iu⁴²³。瓯江片苍南方言说“卵腩油”[lɔ⁴²pʰɔ¹¹iau²²⁴]，以“油”为词干。总之，对“精液”义词而言，婺州方言与太湖片关系密切。

参看《当代》第864页、《处州》第145-146页。

(74) “解大小便”（参[词]138、139、《词汇》072） 金华、汤溪、东阳、义乌说“射”，浦江、磐安、永康、武义说“放”。除了多数江苏、上海市境内方言以外，太湖片一般都说“射”。上海市及其周边的江苏吴语既说“射”也说“□tsʰaɻ²”，此外，还有一些别的说法。“射”应该是吴语中太湖片的词汇标志。由于读音并不一定很好地与“射”对应，所以有可能另有本字。台州片和瓯江片说“□lai”。¹¹处衢片的情况较复杂，常用“□lai”，此外还用“放”、“漏”等。例如上海：射¹³za¹³、□tsʰaɻ⁵；桐庐：射¹³dza¹³；宁波：射²¹³dza²¹³；临海：□la¹¹³阳去；温州：□la¹¹阳去；苍南：□lea²²阳去；庆元：□lo⁵²阳平；云和：放⁴⁴fɿ⁴⁴；常山：□le³⁴¹阳平。可见，婺州方言既用北部吴语词“射”也用独特的“放”。湘语娄邵片“撒尿”说

⁹ 西南官话中，云南境内的方言说“屙”。

¹⁰ 《上海方言词典》第278页记的是“精虫”[tsiŋ⁵⁵zoŋ⁵³]。后字有可能是“屙”。

¹¹ 韵母与中古歌韵对应。

“射尿”，此处也有“射”出现。例如娄底：射尿 $\text{ci}\text{ɔ}^{35}\text{ni}\text{x}^{11}$ 。

参看《方言词汇》第454、455页、《当代》第935页、《处州》第62、179页、钱乃荣（2002：116）、罗昕如（2006：121）。

(75) “亮（指光线）”（《词汇》174） 汉语方言主要有三种说法。北方方言说“亮”或“明”，南方方言说“光”或“亮”，以前者为主，后者主要分布在吴语和湘语。吴语中瓯江片和处衢片说“光”，其余则说“亮”。婺州方言也都说“亮”。例如上海：亮 lia^{13} ；汤溪：亮 lx^{341} ；永康：亮 $\text{li}\text{a}\text{ŋ}^{14}$ ；武义：亮 $\text{li}\text{a}\text{ŋ}^{31}$ ；温州：光 $\text{ku}\text{ɔ}^{33}$ ；庆元：光 $\text{k}\text{ɔ}^{334}$ ；常山：光 $\text{tci}\text{ɔ}^{45}$ 。可见，对“亮”义词而言，婺州方言体现了北部吴语的特点。

参看《方言词汇》第492页、《处州》第215页。

(76) “屁股”（[词]515、《词汇》070） 除了永康话并用“尻臀”和“屁股”以外，婺州方言都说“屁股”。吴语主要有两种说法，“屁股”和“（尻）臀”。台州片、瓯江片和处衢片多说“（尻）臀”，其余则说“屁股”。例如上海：屁股 $\text{p}^{\text{h}}\text{i}^{55}\text{ku}^{31}$ ；宁波：屁股 $\text{p}^{\text{h}}\text{i}^{44}\text{ku}^{44}$ ；黄岩：屁股 $\text{p}^{\text{h}}\text{i}^{55}\text{ku}^{31}$ ；温州：臀 $\text{d}\text{ɔ}^{31}$ ；苍南：尻臀 ku^{42} 不送气音 $\text{d}\text{ɔ}^{31}$ ；庆元：尻臀 $\text{k}^{\text{h}}\text{u}^{221}\text{t}\text{a}^{52}$ 。“尻臀”中“尻”的读音往往特殊。例如遂昌：尻臀 $\text{k}^{\text{h}}\text{u}^{5}\text{d}\text{ɔ}^{221}$ 。“（尻）臀”可以说是南部吴语词，“屁股”则是北部吴语词。对“屁股”义词来说，婺州方言主要用北部吴语词。

参看《方言词汇》第255页、《处衢》第292页、《浙南闽东》第173页、《闽北》第281-282页、《当代》第863页、《处州》第144-145页。

(77) “萝卜”（《词汇》019） 婺州方言都说“萝卜”。例如金华：萝卜 $\text{lau}^{33}\text{bo}\text{ŋ}^{12}$ ；汤溪：萝卜 $\text{lau}^{33}\text{bo}\text{ŋ}^{12}$ ；永康：萝卜 $\text{lb}^{33}\text{bu}^{323}$ ；武义：萝卜 $\text{lb}\text{ɔ}^{5}\text{bo}\text{ŋ}^{3}$ ；义乌：萝卜 $\text{lo}^{211}\text{bau}^{334}$ 。吴语中太湖片、衢州市境内、江西境内的处衢片也说“萝卜”，台州片、瓯江片和丽水市境内的处衢片则说“菜头”。例如上海：萝卜 $\text{lb}^{11}\text{bo}\text{ŋ}^{53}$ ；桐庐：萝卜 $\text{lb}^{13}\text{ba}\text{ŋ}^{2}$ ；宁波：萝卜 $\text{lau}^{22}\text{bo}\text{ŋ}^{4}$ ；温州：菜头 $\text{ts}^{\text{h}}\text{e}^{11}\text{dau}^{12}$ ；松阳：菜头 $\text{ts}^{\text{h}}\text{e}^{33}\text{de}^{31}$ ；广丰：萝卜 $\text{lau}^{22}\text{bu}\text{x}\text{ŋ}^{23}$ 。除闽东区福宁片以外的沿海闽语也说“菜头”。例如福州：菜头 $\text{ts}^{\text{h}}\text{ai}^{44}\text{lau}^{52}$ 。从分布来看，“菜头”早于“萝卜”。

参看《方言词汇》第104页、《当代》第762-763页、《处州》第105、183页。

3.1.4.2 说明

跟C类型词相比，D类型词的数量很有限，只有七条。这一方面进一步证实婺州方言词汇的南部吴语性质，另一方面还说明北部吴语对婺州方言词汇的辐射。

伍 E 类型

属于E类型的词可以说是婺州方言的鉴别词。有两种亚类型。Ee类型是真正的婺州方言鉴别词，Ee'类型乃是在吴语当中的婺州方言鉴别词。E类型的词说明婺州方言这一谱系单位的合理性。

3.1.5.1 Ee 类型词举例（共16条）

(78) “泥土”（[词]022） 大多数吴语不分干的“土”和“湿”的“泥”，与其他南方方言相同。婺州方言主要有两种说法，“黄泥”和“糊泥”。金华、汤溪、武义说“糊泥”，浦江、东阳、磐安、永康说“黄泥”。义乌话与众不同，总称单说“泥” $[\text{ni}^{213}]$ ，“黄色泥”叫做“黄泥” $[\text{h}\text{ŋ}^{\text{w}211}\text{ni}^{55}]$ ，“黑色田泥”则说“烂污泥” $[\text{lb}^{13}\text{u}^{55}\text{ni}^{2}]$ 。“烂污泥”有可能是“烂糊泥”。“黄泥”也好“糊泥”也好，都较少见于其他方言的说法，可视为婺州方言的词汇特点。其中，“糊泥”大概和太湖片或瓯江片的“烂糊泥”有关。例如上海：烂糊泥 $\text{le}^{11}\text{bu}^{55}\text{ni}^{31}$ ；温州：烂糊泥 $\text{la}^{42}\text{vu}^{31}\text{ni}^{21}$ 。多数处衢片方言单说“泥”，还有一部分丽水市境内的方言说“黄泥”。例如庆元：泥 nie^{52} ；松阳：黄泥 $\text{on}\text{ŋ}^{21}\text{ni}^{24}$ 。

参看《方言词汇》第34页、《浙南闽东》第165页、《闽北》第276页、《当代》第733页、《处州》第127页。

(79) “桌子” ([词]173、《词汇》113) 金华、东阳、磐安、义乌说“**台**桌”。这个说法在吴语区只有这四个方言才有，可视为婺州方言的词汇特点之一。永康说“口桌”[tsɛi⁴⁴ tsuə⁵⁴⁵]，可能是“台桌”的前字声母受到后字声母同化的变体。汤溪和武义单说“桌”，与台州片、瓯江片、处衢片的多数方言以及福建境内的多数方言相同。例如黄岩：桌tsɔŋ⁵；温州：桌tɕyo³²³；庆元：桌ʔdioŋ⁵；古田：桌tsɔŋ¹。浦江的“桌**顶**”也算是同一类的说法。杭州以北的吴语及其周边的方言说“台子”。例如上海：台子de¹¹ tsɿ³³。可以推测“**台**桌”是北部的“台子”和南部的“桌”之间的合璧词。武义话单说“桌”[luoŋ⁵]，从声母的[l]来看应该是固有词。那么，“**台**桌”是在单说“桌”的基础上受到北部吴语“台子”的影响而形成的。杭州一带以及甬江小片说“桌子”“桌床”“桌凳”，大概是后起的说法。例如桐庐：桌子tɕyoŋ⁵ tsɿ⁵⁵。

参看《方言词汇》第168页、《当代》第819页、《处州》第167页。

(80) “配种用的公猪” ([词]234、《词汇》020) 婺州方言有两种说法，金华、汤溪、浦江、义乌说“猪公”，东阳、磐安、永康说“公猪”，武义并用“猪公”和“公猪”。对吴语来说，“猪公”只分布在婺州方言以及浙江境内极个别的太湖片方言，所以大致上可以把它视为婺州方言的鉴别词之一，尽管不能满足对内一致的要求。“配种用的公猪”的说法特别复杂。下面举出部分吴语方言的说法。例如上海：猪郎tsɿ⁵⁵ la⁵³；宁波：种猪tsɔŋ⁴⁴ tsɿ⁵³；天台：骚猪sau³³ tsɿ³³；温州：猪牯tsei⁴³ ku⁴⁵；庆元：猪牯ʔdo³³ ku³³。对吴语而言，“猪牯”可视为瓯江片和处衢片的共同词汇特点之一。

参看《方言词汇》第56页、《浙南闽东》第160页、《当代》第777-778页。

(81) “去年” ([词]345、《词汇》010) 除了浦江并用“旧年”和“上年”以外，婺州方言都说“上年”。除了一部分台州片方言和个别太湖片方言以外，吴语很少用“上年”而说“旧年”或“去年”。“去年”主要分布在处衢片尤其是衢州市、江西境内的方言。其实“去年”说“去年”能算吴语当中处衢片的词汇特点之一。例如东阳：上年sæ⁴¹ nr²¹；上海：旧年dzɿ¹¹ nie⁵³；宁波：旧年子dzɿ²² ni⁵⁵ tsɿ²¹；天台：上年zɔ³³ nie⁵¹；温州：旧年dzau¹¹ ni¹²；云和：旧年dzɿu²²³ nie⁴²³；庆元：去年k^hā¹¹ niā³³。“上年”大致上可视为婺州方言的鉴别词之一。

参看《方言词汇》第17页、《当代》第738-739页、《处州》第129页。

(82) “清晨” ([词]357) 婺州方言都说“五更”及其派生词，如“五更头”。《浙江吴语分区》第24页指出：“本片各点都说‘五更’。浙江吴语中，只有丽衢片的宣平、缙云，台州片的仙居，临绍片的桐庐、富阳、诸暨等六个点与本片同。”虽然“清晨”义词相当复杂，不过，用“五更”类词的方言集中在婺州片及其周边方言。例如桐庐：早五更tsɔ⁵⁵ ŋ⁵⁵ kaŋ⁴⁴。我们可以把“五更”类词视为婺州方言的词汇特点之一。¹²瓯江片和处衢片主要说“天光”或“天光早”，是“天亮”的意思。例如温州：天光早t^hi⁴³ kuə⁴³ tsɔ⁴⁵；庆元：天光t^hia³³ kɔ³³⁴。岩田礼编（2009：76）推测“天光>五更”的演变。“清晨”说“五更”类词的多数方言把“早饭”也用“五更”（[词]203）类词，不过，范围小于表示“清晨”的“五更”类词。婺州方言“早饭”也都用“五更”类词。

参看《方言词汇》第24、121页、《处衢》第289页、《浙南闽东》第186-187页、《闽北》第291页、《当代》第743-744、789-790页、《处州》第129-130、116页、岩田礼编（2009：76-79）、岩田礼编（2012：114-117）。

(83) “插秧” ([词]374) 除了义乌话说“种稻”[tsɔŋ³³ do³¹]以外，婺州方言都说“种

¹² 甬江小片宁波方言也用“五更头”[ŋ²³ kã⁴⁴ dəy⁵⁵]，但是词义有所不同，表示“拂晓”。

田”。“种田”这一说法应该是“种地”义进一步泛化的结果，是一项词义创新的结果。“种田”还分布在周边的吴语方言或徽语方言。例如桐庐：种田⁵³die¹³；天台：种田³³die³³；绩溪：种田⁵³t⁵³ei⁴⁴。以下是部分其他吴语方言的例子：上海：蒔秧¹¹ia³³；宁波：插秧^het³ia⁵³；温州：插田^ha¹¹di¹²；常山：蒔田³⁴di³⁴¹。可见，对吴语来说，“插秧”义词的情况相当复杂。“种田”虽然也分布在除婺州方言以外的方言，但是其分布的中心处于婺州，可视为婺州方言的鉴别词之一。

参看岩田礼主编（1995：57-59）、《处衢》第290页、《浙南闽东》第168页、《闽北》第263-264页、《当代》第923页、《处州》第182页。

(84) “捡”（参[词]388、《词汇》147）跟其他方言区相比，吴语中的“捡”义词很复杂。在此无法展开详细的讨论。其中婺州方言的“捡”义词比较简单，除浦江方言说“**揿**”以外，都说“撮”。“捡”说“撮”的汉语方言极少见。除了婺州方言只有一部分处衢片和太湖片甬江小片的方言。例如宁波：撮^het⁵；遂昌：撮^het⁵。 “捡”义的“撮”可以视为婺州方言的鉴别词之一。浦江的“**揿**”与一部分处衢片方言相同。例如常山：揿^hia⁵。

参看《方言词汇》第409页、《浙南闽东》第159页、《闽北》第271页、《当代》第961页、《处州》第191页。

(85) “差，不好”（[词]423）婺州方言都用“痠”。周边的方言也有这个词出现。例如宁波：痠^het⁵。但是“痠”分布得最集中的大概就是婺州方言。把它视为婺州方言的词汇特点之一应该没有问题的。以下是其他吴语的例子：上海：□□^het⁵⁵pe⁵³；桐庐：□□^het⁴³paŋ⁵⁵；苍南：□mε³¹；庆元：□ka²²¹。上海、桐庐的说法往往写作“推板”。钱乃荣（2002：107）认为“推板”是北部吴语的特征词。

参看《方言词汇》第515页。

(86) “蜈蚣”（[词]473）汉语方言中表示“蜈蚣”的词极其复杂，在此主要讨论吴语的“蜈蚣”。吴语中表示“蜈蚣”的词大致上可以归纳三种。江苏、上海境内的太湖片说“百脚”。一部分浙江境内的太湖片方言以及一部分江淮官话方言也用这个说法。浙江境内的太湖片、台州片以及婺州方言说“□m-蚣”。用这个说法的方言之间前字的韵母和声调不能构成规则的语音对应。瓯江片和处衢片主要说“蜈蚣”。多数方言中“蜈”的读音特殊，读同“鱼”。举一些例子：上海：百脚^{paŋ³tɕiaŋ⁵³}；桐庐：□蚣^{moŋ³³koŋ⁴⁴}；宁波：百脚^{peŋ⁴tɕieŋ²}；绍兴：□蚣^{mŋ²²koŋ⁵²}；义乌：□蚣^{mən²¹¹koŋ³³⁴}；温州：蜈蚣^{ŋəy¹¹koŋ³³}（“鱼”读作[ŋəy³¹]）；庆元：蜈蚣^{ŋɿ¹¹koŋ³³⁴}（“鱼”读作[ŋɿ¹¹]）。“□m-蚣”大致上只分布在浙江北部和中部，其中心是婺州方言，可以把它作为婺州方言的词汇特点之一。汤溪话说“蜈蚣”[əu¹¹³ka⁰]（“鱼又读”读作[əu¹¹]），是第三种说法。浦江话说“红蚣”[on²⁴kon³³⁴]，较为特殊。闽东区福州方言也说“红蚣”[əyŋ⁵⁵ŋəyŋ⁵⁵]，显然是各自独立地形成的。

参看《方言词汇》第81页、《浙南闽东》第172页、《闽北》第292页、《当代》第784页、《处州》第100页、太田斋编（2004：93-103）。

(87) “走（～路）”（[词]534、《词汇》138）这是构成较为明显南北对立的词条，北方方言说“走”，除北部赣语和湖南东、南、北部的方言以外，南方方言大致上说“行”。吴语的情况则与其他南方方言不太一样，表示“走”义词的种类很多，它们的分布也很复杂。婺州方言亦如此。金华和汤溪并用“**𨔵**”和“走”，浦江说“走”，其余说“□lie?”。在别的汉语方言中找不到“**𨔵**”和“□lie?”，均为婺州方言的鉴别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种是古词语的保存。比如，汤溪话“动物行走”说“行”[ga¹¹]，与邻近的龙游、兰溪诸葛方言的“走”义词相同。“**𨔵**”则在邻近的方言中表示“追赶”。例如桐庐：**𨔵**^hia¹²。这些都表示“人行走”汤溪曾经也说“行”。

参看《方言词汇》第363页、《处衢》第286页、《浙南闽东》第173-174页、《处衢》

第286页、《当代》第910页、《处州》第199页、秋谷裕幸、邢向东(2010:107)。

(88)“湿”([词]575) 据《方言词汇》第495页,大多数汉语方言说“湿”。特殊说法出现在沿海闽语。比如,厦门方言说“澹”[tam²⁴],福州方言说“澜”[laŋ²⁴²]。“澹”和“澜”延伸至台州片、瓯江片和处衢片。比如,临海方言说“澜”[le¹¹³];温州方言除了“湿”以外还说“澜”[la²²],云和方言说“澹”[duε⁴²³]。婺州方言的“湿”较为特殊,用[te^h tʃ^h]声、入声韵、阴入调的有音无字。这有可能就是“湿”,但各地读音都与缉韵不对应而且互相之间也难以建立韵母的规则语音对应,因此本书把它处理为有音无字。丽水市境内的部分处衢片方言也有这个词。例如遂昌:□te^hiaŋ⁵。这个词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婺州方言的鉴别词之一,尽管具有多大的对外区别性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参看《方言词汇》第495页、《浙南闽东》第198页、《闽北》第274页、《古田》第222页、《处州》第126、209-210页、秋谷裕幸(2000:103)。

(89)“(速度)慢”([词]583) 除金华、汤溪以外,婺州方言都用“懈”。金华说“□”[ie⁵³⁵上声],汤溪说“晏”¹³[ie⁵²阴去],虽然调类不对应,但显然是同一个来源的词。汤溪和磐安也可以说“慢”。武义话里常用的是“□□”[ka²⁴ ləŋ³],很特殊。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慢”义的“懈”是婺州方言的鉴别词之一。其他吴语一般都说“慢”,与其他大多数的方言相同。例如上海:慢me¹³;宁波:慢me²¹³;温州:慢ma¹¹;云和:慢mã²²³。

参看《方言词汇》第510页、《处州》第216页。

(90)“拔(~萝卜)”(《词汇》130) 除东阳、磐安话以外,婺州方言都用与“柄”同音的有音无字。例如金华:□maŋ⁵⁵;浦江:□mẽ⁵⁵;永康:□mai⁵⁴;武义:□ma⁵³。据《词汇》130,东阳和磐安话都用与“对”同音的有音无字。不过,本书所记东阳话说“□”[te⁵⁵],为阴上。义乌话“用力拉”说“□”[te⁵³],亦为阴上,当为同一个来源的字。前者也分布在婺州方言的周边方言中。例如遂昌:□piaŋ³³⁴。后者还不分布在台州片仙居、黄岩方言。其他汉语方言完全不用这两个词。可见,它们都可视为婺州方言的鉴别词。

参看《方言词汇》第354页、《当代》第901页、《处州》第183页。

(91)“给”(参[句]33、71、72、《词汇》151) 南方方言的“给”义词极其复杂。吴语主要也有三种说法。太湖片和台州片说“拨”,瓯江片和丽水市境内的处衢片说“乞”。例如上海:拨pəŋ⁵;桐庐:拨pəŋ⁵;宁波:拨peŋ⁵;临海:拨pəŋ⁵;温州:乞ha⁴²;苍南:乞k^he⁴³⁴;庆元:乞k^hɿ¹¹。“拨”有可能不是本字。这个词是一个相当难得的太湖片和台州片之间大致上对内一致对外有区别的基本词。钱乃荣(2002:101)认为“拨”是北部吴语的特征词。除了浦江说“担”,武义说“分”以外,婺州方言都说“摈”。虽然处衢片广丰方言也用“摈”,但把“给”义的“摈”视为婺州方言的鉴别词之一应该没问题的。

参看《方言词汇》第429页、《浙南闽东》第178页、《当代》第918页、《处州》第192页、杨秀芳(2003)。

(92)“埋(把银子~在地下)”(《词汇》143) 吴语中表示“埋”的词特别复杂。此处不准备展开详细的讨论。除了浦江话说“□”[u⁵⁵]以外,婺州方言都说“□ən”,音韵地位与“恩”相同。例如金华:□əŋ³³⁴;磐安:□en⁴⁴⁵;永康:□əŋ⁴⁵;武义:□en²⁴。少数邻近的方言也说“□ən”。例如泰顺:□aŋ⁵²³。除此以外“□ən”完全不见于其他方言。“□ən”大致上可视为婺州方言的鉴别词之一。台州片临海方言说“□”[u⁴⁴],与浦江的“□”[u⁵⁵]同源。

参看《方言词汇》第403页、《当代》第909-910页、《处州》第181页。

(93)“弯(路~)”(《词汇》171) 婺州方言都用“屈”(包括“屈”和“弯”的并

¹³ 本字有可能不是“晏”。

用在内)，而除了离婺州较近的少数方言以外，汉语方言极少用“屈”。可见，“屈”是婺州方言的鉴别词之一。例如金华：屈^{k^huəʔ⁴}；浦江：屈^{k^huə⁴²³}；武义：屈^{k^huoʔ⁵}。其他方言的例子：庆元：屈^{k^huəuʔ⁵}。

参看《方言词汇》第491页。

3.1.5.2 Ee' 类型词举例（共4条）

(94) “窗户”（[词]039、《词汇》105） 婺州方言都说“床（门）”或以“床”为词干。其他吴语一般不用“床”。“床”是婺州方言的词汇特点之一。语素“床”主要分布在徽语、赣语和一部分闽东区方言。例如绩溪：床^{□k^hɔ³¹t^hɔʔ³²}；黎川：床子^{k^hiam⁴⁴mɛ⁰}；古田：门团床^{k^haŋ¹¹muoŋ³³ŋiaŋ⁵²}。吴语主要说“窗”或以“窗”为词干。例如上海：窗^{ts^hā⁵³}；桐庐：窗^{门tɕ^hyaŋ⁴³məŋ³³}；黄岩：窗^{门ts^hɔ³³məŋ⁵¹}；温州：窗^{tɕ^hyo³³}；常山：窗^{门ts^hɔ⁵²moŋ⁰}。宁波方言里“窗户”有三种说法：窗^{门ts^hɔ⁴⁴məŋ⁵³}；窗床^{ts^hɔ⁴⁴k^hɛ⁵⁵}；床窗^{k^hɛ⁴⁴ts^hɔ⁴⁴}。此处也有“床”出现。由于“窗户”义词的分布极其复杂，在此不准备展开讨论。

参看《方言词汇》第158页、《处衢》第288页、《浙南闽东》第163页、《古田》第232页、《当代》第813-814页、《处州》第164页。

(95) “吃”（参[词]376、《词汇》084） 除了金华和汤溪说“吃”以外，婺州方言都说“食”。虽然处衢片开化、太湖片嵊州、新昌方言也说“食”，但它基本上可以视为婺州方言的词汇特点之一。其他吴语一般都说“吃”，还有一部分处衢片方言说[t ʔd l]声母阴入的有音无字。例如上海：吃^{tɕ^hia⁵}；桐庐：吃^{tɕ^hia⁵}；宁波：吃^{tɕ^hyo⁵}；温州：吃^{ts^hɿ³²³}；庆元：□ʔdia⁵。“食”主要分布在客家话、广东境内的粤语和闽语。例如梅县：食^{sət⁵}；广州：食^{ʃik²}；厦门：食^{tsia⁵}。这些方言和浙江中南部吴语中“吃”和“食”的分布是：婺州方言“食”——浙江西部、南部“吃”——闽语、客家话、粤语“食”，是很明显的ABA分布。据此可以推测现在说“吃”的南部吴语曾经说“食”。只是，[t ʔd l]声母阴入的有音无字，其来历目前还不清楚。

参看《方言词汇》第335页、《处衢》第290页、《浙南闽东》第157页、《闽北》第278-279页、《当代》第895-896页、《处州》第92、187页。

(96) “选择，挑选”（[词]390、《词汇》149） 南方方言主要用“择”、“拣”和“选”。“选”主要分布在湖南和广西。大多数吴语说“拣”。例如上海：拣^{ke⁵⁵}；宁波：拣^{ke³⁵}；临海：拣^{ke⁵³}；温州：拣^{ka⁴⁵}；庆元：拣^{kā³³}。婺州方言则都说“择”，这显然是吴语当中的婺州方言鉴别词。邻近的方言中徽语也说“择”。例如休宁：择^{ts^ha³⁵}。

参看《方言词汇》第406页、《当代》第918页、《处州》第192页。

(97) “睡”（参[句]38、《词汇》158） 汉语方言中“睡”义词大致上构成了南北对立，北方说“睡”，南方说“睏”。绝大部分吴语方言也说“睏”。例如上海：睏^{k^huəŋ³⁵}；桐庐：睏^{k^huŋ⁵³}；宁波：睏^{k^huəŋ⁴⁴}；临海：睏^{k^huəŋ⁴⁴}；温州：睏^{k^hy⁴²}；庆元：睏^{k^huā¹¹}。主要例外出现在婺州方言。金华、汤溪、永康、武义说“睏”，无异于其他吴语。东阳、磐安、义乌则说“眠”或“眠熟”。这两种说法可视为婺州片的鉴别词之一，尽管它不能满足对内一致的要求。“眠”和“眠熟”大概闽北区的“睡”义词有关。例如石陂：□眠^{k^heiŋ⁵³meiŋ³³}；镇前：眠^{□meiŋ²¹tɕ^hi²¹³}。此外，有些吴语方言把“床铺”说“眠床”。例如宁波：眠床^{mi²²zɿ⁵³}。这应该是“睡”义“眠”的降级保存。

参看《方言词汇》第449页、《闽北》第266页、《当代》第933页、《处州》第178页。

3.1.5.3 说明

1985年出版的《浙江吴语分区》以来，汉语方言学界一直接受“婺州片”这一分类单位。属于E类型的词从词汇的角度提供根据。当然本文所举出的20条都不能截然分开婺州

方言，但是，如果综合这 20 个词条观察问题，我们仍然能够了解到婺州方言的统一性之一端。

陆 F 类型

地理上婺州处于北部吴语分布区和南部吴语分布区的交界，所以我们在婺州方言当中能够发现南北吴语之间词汇的交叉现象。这种词条我们称作 F 类型。

3.1.6.1 举例（共 10 条）

(98) “擦”（参[词]387、《词汇》141） 婺州方言主要有三种说法，“擦”、“揩”和“□kio”。在此着重讨论“揩”和“□kio”在吴语区的分布。“揩”主要分布在太湖片及其周边的其他吴语，“□kio”则主要分布在台州片、瓯江片、处衢片和婺州方言，不过，离太湖片较近的方言也常有“揩”分布。例如上海：揩^ha⁵³；宁波：揩^ha⁵³；温州：□tɕiɛ⁴⁵；庆元：□tɕio³³。可以说“揩”是北部吴语词，“□kio”则为南部吴语词。婺州方言中“揩”分布在金华、汤溪、浦江、义乌、东阳，“□kio”则分布在东阳、永康、武义。可见，婺州方言表示“擦”的“揩”和“□kio”体现了婺州方言的过渡性质。

参看《方言词汇》第 389 页、《处衢》第 285 页、《闽北》第 279 页、《当代》第 899-900 页、《处州》第 180 页。

(99) “蛋”（参[词]469、《词汇》031） 金华、浦江、武义说“卵”，其余则都说“子”。吴语有三种说法：“蛋”、“子”、“卵”。“蛋”主要分布在太湖片的北部，“卵”主要分布在瓯江片、处衢片以及闽语、湖南南部、广西北部。例如上海：蛋^{de}¹³；宁波：蛋^{de}²¹³；温州：卵^{laŋ}³¹；庆元：卵^{laŋ}²²¹；古田：卵^{louŋ}²²⁴。闽语一般都说“卵”，从这个情况来看，“卵”可视为闽语的鉴别词之一。“子”则分布在浙江中部的吴语（包括一部分处衢片方言在内）。例如桐庐：子^{tsɿ}⁵⁵；嵊县（以“鸡蛋”为例）：鸡子^{tɕi}⁵² ^{tsɿ}³³；天台：子^{tsɿ}³²⁵；遂昌：子^{tsɿ}⁵²。安徽的宣州片、赣语、徽语等。湖南东南部也有“子”分布。例如绩溪：子^{tsɿ}²¹³。婺州方言分布在浙江中部，而既说“卵”也说“子”，很清楚地体现了其过度性质。

参看《方言词汇》第 86 页、《浙江吴语分区》第 91 页、《处衢》第 25 页、《浙南闽东》第 160-161 页、《闽北》第 259 页、《当代》第 797 页、《处州》第 78、94-95 页。

(100) “梳子”（[词]504、《词汇》116） 吴语中“梳子”的说法很复杂。杭州以北的太湖片说“木梳”，杭州以南的太湖片说“木梳”、“掠子”、“梳”等，台州片、瓯江片、处衢片一般都说“头梳”。“头梳”还延伸至闽东区和闽北区。例如上海：木梳^{mo}¹ ^{sɿ}¹³；桐庐：木梳^{mə}¹² ^{ɕy}⁴⁴；宁波：梳^{sɿ}³⁵；温州：头梳^{dəu}¹¹ ^{sɿ}³³；庆元：头梳^{tiur}⁵² ^{sɿ}³³⁴。对“梳子”义词来说，婺州方言是整个吴语的缩影。金华、浦江说“掠儿”，汤溪说“掠”，与杭州南边的太湖片相近。例如桐庐：掠头^{li}¹² ^{de}³³ 齿较疏的木梳。东阳说“木梳”，与大多数太湖片一样。磐安、永康则说“头梳”，与台州片、瓯江片、处衢片相同。武义的说法叫特殊，说“梳掠”，当为“掠(儿)”和“头梳”的混合词。这种复杂局面很清楚地说明婺州方言的过渡性质。

参看《方言词汇》第 194 页、《浙南闽东》第 164 页、《闽北》第 289 页、《处州》第 168 页。

(101) “肚子”（[词]513、《词汇》069） 婺州片有三种说法：“肚徒古切”“肚徒古切皮”“□u肚当古切”。“肚徒古切皮”主要分布在太湖片和婺州片，基本上可以视为太湖片的鉴别词，婺州片的“肚皮”当为其延伸。例如上海：肚皮^{du}¹¹ ^{bi}⁵³；桐庐：肚皮^{du}²⁴ ^{bi}³³；宁波：肚皮^{du}²³ ^{bi}³¹。“肚徒古切”主要分布在瓯江片及其周边的少数方言，可视为南部吴语词。例如

温州：肚døy³⁴。婺州片既有“肚皮”也有“肚”，体现了婺州片的南北吴语之间过渡的性质。“□u肚当古切”仅在永康和武义分布。值得关注的是端母的“肚”，因为表示“肚子”的词里用端母的“肚”主要见于闽语、赣语、湘语和少数处衢片方言。例如古田：腹肚puk³tu⁵²上声；潮州：肚tou⁵³阴上；江山：腹肚poŋ⁵tuə²⁴³上声。由于《词汇》069不分这两种“肚”，所以“肚当古切”的分布情况目前还不太清楚。不过，它无疑具有较为浓厚的南方方言的色彩。永康和武义的“□u肚当古切”应该和这些南方方言的形式有关。

参看《方言词汇》第254页、《处衢》第292页、《浙南闽东》第157页、《闽北》第259-260页、《古田》第225-226页、《当代》第862页、《处州》第144页、秋谷裕幸（2000：100）。

(102) “骂”（[词]555、《词汇》126） 婺州方言磐安、东阳话说“ ”，其余则说“骂”。除了磐安、东阳以外，瓯江片、太湖片甬江小片以及多数处衢片方言也说“ ”。例如温州：zo²¹²；定海：zoŋ¹²；庆元：soŋ³⁴。太湖片苏沪嘉小片嘉定方言也说“ ”[zoŋ¹²]。这是早期词语的残留现象。除了吴语以外，没有“ ”出现，可见“ ”是吴语的鉴别词之一。“骂”应该是从官话等外方言引进的新词。婺州方言既说“ ”也说“骂”。浦江“骂”说“骂”[mia²⁴]，但“无中生有地骂”却说“ ”[zo²³²]，这是早期词语的降级保存。这些都说明“骂”正在婺州侵犯原来的“ ”分布区，体现了婺州方言的过渡性质。台州片则用与众不同的词。例如临海：□təŋ⁵；黄岩：□təŋ⁵。

参看《方言词汇》第415页、《当代》第920页、《处州》第197页。

(103) “哭”（[词]556、《词汇》125） 吴语主要有两种说法，“哭”、“叫”和“啼”。“哭”主要分布在太湖片、台州片、瓯江片。例如上海：哭k^hoŋ⁵；桐庐：哭k^huəŋ⁵；宁波：哭k^hoŋ⁵；黄岩：哭k^hoŋ⁵；温州：哭k^hu³²³。“啼”则分布在靠近闽语区的处衢片方言。例如常山：啼die³⁴¹。“叫”的分布较特殊。处衢片主要说“叫”。例如庆元：叫io¹¹。婺州方言既说“哭”也说“叫”。金华、汤溪、磐安说“哭”，永康、武义说“叫”。浦江、东阳“大人哭”说“哭”，“小孩哭”则说“叫”。说“叫”的吴语都在浙江境内，它带状纵贯着省中央，两侧都是“哭”。这个分布情况与“脖子”义词较为相似。参看(30)“脖子”。除了这些吴语方言以外，客家话也说“叫”。例如梅县：叫kiau⁵²。

参看《方言词汇》第414页、《处衢》第292页、《浙南闽东》第194页、《闽北》第287页、《古田》第230页、《当代》第919-920页、《处州》第201页、秋谷裕幸（2000：101）。

(104) “要”（参[句]09、67、《词汇》151） 吴语有三种说法，“要”、“爱”和“乐”。太湖片、台州片和少数瓯江片方言说“要”，与大多数汉语方言相同。例如上海：要io³⁵；桐庐：要io⁵³；定海：要io⁵³；黄岩：要iə⁴⁴。瓯江片主要说“爱”，与闽东区福宁片和广东境内的多数方言相同。例如温州：爱i⁴²；梅县：ai⁵²。丽水市境内的处衢片方言说“乐”。例如庆元：乐ŋp³¹。衢州市和江西的处衢片方言则用别的说法。例如常山：□lɔ²⁴；广丰：□sə²⁴。婺州方言既说“要”也说“乐”。东阳、磐安、永康、武义说“乐”，金华、汤溪、浦江、义乌说“要”。婺州方言的固有说法当为“乐”，“要”则为来自北部吴语。“要”义词很清楚地体现了北部吴语和南部吴语之间过渡的婺州方言特点。

参看《方言词汇》第470、471页、《处衢》第293页、《浙南闽东》第175页、《闽北》第274-275页、《当代》第942页、《处州》第90、205页。

(105) “小”（参[句]10、《词汇》160） 金华、东阳、磐安、义乌说“小”，其余则说“细”。汉语方言主要有两种说法，北方的“小”和南方的“细”。吴语中，太湖片说“小”，与大多数北方方言相同，台州片、多数处衢片方言以及一部分婺州方言说“细”。瓯江片和特殊，说“琐”，这是瓯江片的鉴别词之一。例如上海：小sio⁵⁵；桐庐：小ɕio⁵⁵；宁波：小

ɕio³⁵；温州：琐sai⁴⁵；庆元：细ɕie¹¹。对吴语而言，婺州方言是“小”和“细”的交界。太湖片也有“细”零星地分布，当为古吴语词的残留，说明太湖片曾经也说“细”。

参看《方言词汇》第476页、《处衢》第293页、《闽北》第284页、《处州》第208页。

(106) “盖子”（《词汇》115） 东阳、磐安、永康用以“𩚑”为词干的说法，其他婺州方言都说“盖”。例如永康：𩚑ɿkəŋ⁵⁴；汤溪：盖；义乌：盖儿keŋ⁵⁵。吴语中，太湖片说“盖”或以“盖”为词干，台州片、瓯江片和处衢片说“𩚑”。“𩚑”还延伸至少数闽北区方言以及闽东区福宁片的方言。例如上海：盖头ke³³ dɿ⁵³；宁波：盖头ke⁴⁴ dəy⁵⁵；临海：𩚑kəŋ⁵³；温州：𩚑kaŋ⁴⁵；庆元：𩚑kəŋ³³；周宁：𩚑kam¹¹；政和：𩚑keuŋ²¹³。可见，婺州方言既有南部吴语的说法也有北部吴语的说法。

参看《方言词汇》第393页、《当代》第835页。

(107) “顿（一～饭）”（《词汇》201） 这个词条大致上构成了南北对立。北方方言说“顿”，大多数南方方言说“餐”。南方方言中，闽语说“顿”。吴语的情况比较复杂。杭州以北的太湖片说“顿”，与北方方言相同，杭州以南的太湖片说“餐”。例如上海：顿təŋ³⁵；定海：餐ts^hɛ⁴⁴。台州片、瓯江片和丽水市境内的处衢片说“厨”，这是完全不见于其他方言的词。例如温州：厨dzɿ³¹；云和：厨dzy⁴²³。衢州市和江西境内的处衢片方言以“顿”为主，也有少数方言说“餐”。例如广丰：顿tuē⁴²⁴。婺州方言既说“餐”也说“厨”。汤溪、武义、磐安说“厨”，金华、浦江、东阳、永康、义乌说“餐”。例如汤溪：厨；金华：餐ts^hɔ³³；义乌：餐ts^hɔ³³。“顿”义词也体现了婺州方言的过渡性质。

参看《处州》第140页。

3.1.6.2 说明

F类型的词条是由方言之间接触造成的。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看到了音韵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音韵也好词汇也好，方言之间接触对婺州方言的历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柒 其他

以下六条不属于以上A-F类型的词条。

(108) “祖母(面称)”（[词]074、《词汇》043） 婺州方言都用“妈”、“妈妈”、“阿妈”及其同一类的词。互相之间难以建立规则的语音对应。吴语当中，处衢片和一部分上海市境内的太湖片方言也用同一类词。瓯江片主要用“婆”类词，与北部的闽东区福宁片方言相同。其他吴语多用“娘”类词。例如东阳：妈妈mæ⁴⁴ mæ³¹；上海：□奶⁵⁵ na⁵³；嘉定：亲妈ts^hiŋ⁵⁵ ma²¹；桐庐：奶奶na⁵⁵ na⁵⁵；宁波：阿娘ɿ⁴ niã³¹；黄岩：娘nia^{~113}；温州：娘娘ni⁰ ni³¹；苍南：阿婆a³ bu³¹；庆元：妈妈mo²²¹ mo³³⁴。在南方方言中“妈”类词分布得很广。闽语亦如此。例如厦门：阿妈an⁵⁵ mā⁵¹；古田：妈ma⁴¹。闽语和客家话把“妈”读作上声，不过，吴语的“妈”一般不读上声。

参看《方言词汇》第286页、《浙南闽东》第195页、《闽北》第243页、《古田》第219页、《当代》第875页、《处州》第155-156页、岩田礼编（2009：26-29）。

(109) “东西”（[词]296、《词汇》119） 婺州方言都说“东西(儿)”。吴语主要有两种说法，上海和江苏的太湖片以及台州片、瓯江片说“物事”，其余则说“东西(儿)”。例如上海：物事mɔ¹ ʒɿ¹³；宁波：东西toŋ⁴⁴ ɕi^{~53}；黄岩：物事mɔ² ʒɿ¹³；温州：物事ʔmɔ⁴² ʒɿ¹¹；云和：东西noŋ⁴⁴ sɿ³²⁴。徽语也说“物事”或单说“物”。例如绩溪：物事mɿ³² sɿ²²。吴语里“东西”义词的分布是：江苏、上海“物事”——浙江北部、中部、西部“东西(儿)”——浙江南部“物事”，是很明显的ABA分布。据此可以推测吴语原来都说“物事”，后来从

北方进来“东西”，原来的“物事”只保存在周边的地区。处衢片庆元方言也说“物事”[mɿ³³ sɿ³³⁴]。这是在处衢片里还没有被“东西”取代的幸存者。婺州方言都经历了“物事>东西”的词汇演变。“东西”义词在吴语的分布与(112)“穿(衣服)”义词的分布较为相似。“江苏、安徽→杭州→宁波”应该是官话方言侵入吴语区的路线之一。

参看《方言词汇》第324页、《处衢》第285页、《浙南闽东》第171页、《闽北》第291页、《当代》第818-819、1101、钱乃荣(2002: 127)。

(110)“看”([词]383、《词汇》121) 婺州方言都说“望”。吴语主要有五种说法：太湖片主要说“看”；婺州方言和台州片说“望”；瓯江片说“覷”；衢州市、江西境内的处衢片主要说“□tsʰoʔ”；丽水市境内的处衢片则多说“望”和“相”；太湖片甬江小片的少数方言也说“相”。例如上海：看kʰə³⁵；宁波：相ciā⁴⁴；天台：相ciəŋ⁵⁵；温州：覷tsʰɿ⁴²；云和：相jiā⁵⁵；常山：□tsʰoʔ⁵。虽然“望”的南部吴语色彩比较明显，但是少数太湖片也用“望”。例如桐庐：望moŋ²⁴。所以“望”不能作为南部吴语的鉴别词。处衢片龙游方言“看”说“覷”[tɕʰi⁵²]。那么，浙江中、南部吴语方言中“覷”和“望”的分布是：龙游“覷”——婺州方言“望”——瓯江片“覷”，是很明显的ABA分布。从这种分布来看，婺州方言也有可能曾经“看”说“覷”。如果这样，目前在婺州方言中“覷”表示“眯眼看”是早期词语的降级保存。

参看《方言词汇》第333页、《浙南闽东》第178页、《闽北》第264页、《当代》第895页、《处州》第80、200-201页。

(111)“晚(来~了)”([词]436、《词汇》183) 南方方言主要有两种说法，“迟”和“晏”。吴语以如此，杭州以北的吴语说“晏”，杭州以南则多说“迟”。例如上海：晏ɛ³⁵；桐庐：迟dzɿ¹³；宁波：晏ɛ⁴⁴；天台：晏ɛ⁵⁵；苍南：迟dzɿ³¹；云和：迟dzɿ⁴²³。婺州方言中金华、汤溪、武义说“迟”，表现出浙江中南部吴语的特点。浦江则说“晏”，与杭州以北的方言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东阳、磐安、永康的“慢”。这显然是词汇创新的结果。邻近的缙云、宣平二地也说“慢”。福建也有用“慢”的方言。例如古田：慢meiŋ²²⁴。这应该是平行演变的结果，并不追溯到共同的来源。¹⁴

参看《方言词汇》第513页、《处州》第211-212页。

(112)“穿(衣服)”([词]500、参《词汇》079) 汤溪和武义说“着”，金华并用“着”和“穿”，其他方言则都说“穿”。汉语方言主要有三种说法：“穿”“着”“□fjɿŋ”。

“□fjɿŋ”是闽语的鉴别词，其来源未详。例如古田：□syŋ²²⁴；顺昌：□fəuŋ⁵¹。“穿”主要分布在官话和湘语，“着”则为除闽语以外的南方方言词。目前“穿”正在进入南方方言区。湘语大概原来说“着”，不过它已经被“穿”取代了。大多数吴语说“着”，不过浙江中部的方言却说“穿”。从分布来看，它应该来自安徽省的方言。例如上海：着tsaʔ⁵；诸暨：穿tsʰɿ⁴⁴；桐庐：着tsaʔ⁵；宁波：穿tsʰɿ⁵³；临海：着tɕiəʔ⁵；温州：着tɕa³²³；庆元：着ʔdɿ⁵。吴语里“穿”义词的分布是：江苏、浙江北部“着”——浙江中部“穿”——浙江南部“着”，是很明显的ABA分布。据此可以推测吴语原来都说“着”。关于这个分布，参看(109)“东西”。

参看《方言词汇》第374页、《处衢》第286页、《浙南闽东》第172-173页、《闽北》第248页、《当代》第930页、《处州》第179页。

(113)“胡子”([词]507) 吴语主要有五种说法：(a)“胡子”、(b)“胡须(sy)”、(c)“胡须(su)”、(d)“胡须(siu)”、(e)“牙须”。“胡须(su)”和“胡须(siu)”后字“须”的读音都是吴语特有的读音，不见于其他汉语方言。太湖片用(a)、(b)、(c)和(e)，往往并

¹⁴ 日语“晚”和“慢”都说“おそい”[o so i]。

用几种不同的说法。比如，嘉定方言并用(a)、(b)和(e)：(a)胡子 $\text{fu}^{24}\text{ts}\text{ɿ}^{21}$ ；(b)胡须 $\text{fu}^{22}\text{sy}^{53}$ ；(e)牙须 $\text{ɲa}^{22}\text{sy}^{53}$ ，上海方言并用(a)和(c)：(a)胡子 $\beta\text{u}^{11}\text{ts}\text{ɿ}^{53}$ ；(c)胡须 $\beta\text{u}^{22}\text{su}^{53}$ 。常熟方言说“牙须” $[\text{ɲa}^{24}\text{si}\text{ru}^{31}]$ ，较特殊（郑伟 2013：84）。“胡子”大概是来自北方方言的新说法。瓯江片用(b)。例如苍南：胡须 $\text{u}^{11}\text{sy}^{44}$ 。处衢片用(a)、(b)、(c)和(d)，其中(a)很少用。例如云和：(b)胡须 $\text{u}^{223}\text{f}\text{y}^{324}$ ；遂昌：(c)胡须 $\text{ux}^{21}\text{sur}^{55}$ ；常山：(d)胡须 $\text{u}\text{ə}^{22}\text{ci}\text{u}^{334}$ 。婺州方言则一律使用(c)。专用“胡须(su)”可视为婺州方言的词汇特点之一。

参看《方言词汇》第251页、《浙南闽东》第173页、《闽北》第248-249页、《当代》第853-854页、《处州》第143页、郑伟（2013：81-89）。

捌 小结

从以上113个词条中，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婺州方言词汇的一些情况。

作为吴语的次方言之一，婺州方言共享汉语南方方言词(A类型)和吴语词(B类型)。第二章第一节研究婺州方言的音韵指出它属于南部吴语。C类型词和D类型词分别代表了南部吴语和北部吴语。婺州方言具有较多的C类型词，而它所具有D类型词很少。从词汇的角度也能说明婺州方言的南部吴语性质。C类型词当中，与处衢片一致的词较多。对历史音韵而言，婺州方言最接近处衢片。可见，音韵和词汇都表示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学界一直以来承认婺州方言，而把它作为吴语的“片”之一。婺州方言具有一些大致上对内一致对外有区别的鉴别词，即E类型词。这类型词从词汇的角度证实婺州方言这一分类单位的合理性。由于婺州处于南部吴语和北部吴语的交界，婺州方言有一部分词汇呈现南部吴语词和北部吴语词的交叉。

参考文献

- 秋谷裕幸(AKITANI Hiroyuki) 2000 吴语处衢方言中的闽语词——兼论处衢方言在闽语词汇史研究中的作用，《语言研究》2000年第3期(总第40期)，99-106页。
- 2001 《吴语江山广丰方言研究》，[日本]爱媛大学综合政策研究丛书1(爱媛大学法文学部综合政策学科)。
- 2005 《浙南的闽东区方言》，《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甲种之十二，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 2008 《闽北区三县市方言研究》，《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甲种十二之二，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 秋谷裕幸、陈泽平 2012 《闽东区古田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 秋谷裕幸、邢向东 2010 晋语、中原官话汾河片中与南方方言同源的古词语，《语言研究》第30卷第2期，105-110页。
- 秋谷裕幸、汪维辉 2014 吴语中表示“左”的本字，《日本中国语学会第64回全国大会予稿集》。
- 白宛如 1998 《广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5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重印本)，1995年第二版，语文出版社。
- 曹志耘(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
-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 陈鸿迈 1996 《海口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戴昭铭 2006 《天台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 方松熹 1993 《舟山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0 《义乌方言研究》，浙江省新闻出版局。
- 傅国通、方松熹、蔡勇飞、鲍士杰、傅佐之 1985 《浙江吴语分区》，浙江省语言学会《语言学年刊》第三期方言专刊，《杭州大学学报》增刊。
- 平田昌司（HIRATA Shôji）主编，平田昌司、赵日新、刘丹青、冯爱珍、木津祐子、溝口正人 1998 《徽州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 平山久雄（HIRAYAMA Hisao）1967 中古汉语の音韵，《中国文化丛书 1・言语》112-166 页，[日本]大修馆书店。
- 黄晓东 2007 浙江临海方言音系，《方言》2007 年第 1 期，35-51 页。
- 黄雪贞 1995 《梅县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岩田礼（IWATA Ray）主编 1995 《汉语方言地图集》，平成 5-7 年度科学研究费综合研究（A）（项目号：05301056）“中国の方言と地域文化”研究成果报告书第二分册。
- 岩田礼（IWATA Ray）编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日本]白帝社。
- 2012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日本]好文出版。
- 太田斋（ÔTA Itsuku）主编 2004 《汉语方言地图集（稿）》第 4 集，平成 13-15 年度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B）（项目号：13410130）“历史文献データと野外データの総合を目指した汉语方言史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第 3 分册。
- 钱乃荣 1992 《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02 北部吴语的特征词，收录于《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李如龙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00-129 页。
- 汤珍珠、陈忠敏 1993 《嘉定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汤珍珠、陈忠敏、吴新贤 1997 《宁波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汪维辉 2003 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佈，《中国语文》2003 年第 4 期，329-342 页。
- 汪维辉、秋谷裕幸 2010 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中国语文》2010 年第 4 期，299-310 页。
- 2014 汉语「闻/嗅」义词的现状与历史，《Language & Linguistics》15(5)，699-732 页。
- 王文胜 2012 《吴语处州方言的地理比较》，浙江大学出版社。
- 熊正辉 1995 《南昌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许宝华、陶寰 1997 《上海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颜清徽、刘丽华 1998 《娄底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颜 森 1995 《黎川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杨秀芳 2003 从方言比较论吴闽同源词「掀」，《语言暨语言学》4.1，167-196 页。
- 詹伯慧、陈晓锦 1997 《东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张惠英 1998 《崇明方言词典》（第二版），江苏教育出版社。
- 赵日新 2002 徽语的特征词，收录于《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李如龙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30-136 页。
- 2003 《绩溪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浙江省桐庐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方言调查组 1992 《桐庐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 郑 伟 2013 《吴方言比较韵母研究》，商务印书馆。
- 郑张尚芳 2008 《温州方言志》，中华书局。